

小孢子皮尔格

(克罗地亚) 安杰尔卡·马尔蒂奇

石成泰 汉译

2011-07

La Kapreolido Pirgo

作者：（克罗地亚）Anđelka Martić

世界语译者：约希芭·卡图那尔（esperantigita de Josipa Katunar）

世界语版校订：约希普·普利亚丁（la esp-an tradukon reviziis Josip Pleadin）

原出版者：“Grafokom” Durdevac, 2011

小豹子皮尔格

(克罗地亚) 安杰尔卡·马尔蒂奇
石成泰 汉译

一 是这么回事

每天早晨，太阳都固执地透过我们木头棚子上面编织浓密的树枝把我唤醒。

我在茅草铺就的铺位上抬起头来，又会不高兴地重新躺下。我是孤单的。同志们每天早晨都早早地起床，留下我睡觉，而我总是，后来就更是，带着歉疚感走到外面去。

但这种感觉只停留一小会儿，我很小，是所有人中最小的，我有权利在没有遭到攻击的时候睡觉。可是我觉得，我去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嘲弄地看着我，嘲弄地，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干了不少的事情了。

我们的棚子是匆匆忙忙建成的，位于离通往沃钦 1) 的公路很近的广阔的橡树林中。它们是用木头建成的平房，脚踩的小路通向每座棚子。在相同的屋顶下有用于睡觉的房间，有厨房，有办公室，远处的另外一些棚子是装各种物资的库房，卫兵的小棚子，一个马厩，里面有两匹马和一头一位村民赠送的母牛。乌斯塔煞 2) 把他的能烧的东西都烧掉了，就剩下这头母牛，因为他事先把它牵到森林里了。这些建筑物里总是很活跃的地方是第六军团后勤处，开初我几乎不会说这个词——后勤处，可是现在我知道，这是个军事机关，如果库房里面有，供应各个纵队和医院衣物、鞋袜、被服和食品。它供应着一切，除了武器。

各个师的通信兵和军需官常到后勤处来，甚至还有一些大车，装载着打下一座城镇之后抄没的物资。有几次还聚集过很多人和孩子，以及来给医院运来或背来食物的村妇们。

说实在的，我不会厌倦，真的，五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厌倦吗？我一次又一次地长时间站在棚子前的木头台阶上，观看着喧闹和聚集，几乎所有的人都过来同我说话，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识我了。我穿着士兵式样的布衣服，头上戴着游击队员 3) 的带红五角星帽徽的帽子。这些都是我来这里时，由于撕破了裤子和上衣，裁缝米尔克在一个下午为我缝制的。几乎就在我把帽子带在头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游击队员，一直到深夜了，也不肯把它摘下来。可是夜里它总是自己掉下来，到了早晨，我得用好长时间在被子和铺草中间找到它。

当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问我在做什么和生活得怎么样时，我用手整了整头上的游击队员帽，郑重地回答着，并且带着内心的渴望瞧着挎在他们肩上的步枪。为什么我还不能更大一

点，也扎上皮腰带，肩上挎上通信员的背包和枪支，唱着穿越山头去执行政委委派的任务呢？有一次在一个小镇的战斗中，有人给了我一只枪，可是，呸！甚至现在我也不愿意想起这件事，因为它用木头做的并塞上软木，我生气地把它扔进荆棘丛里。这样嘲笑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可是毫不迟疑地说“真正的游击队员”这个词儿。人们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座斯洛沃尼亚4)的大森林的，为了让人们看看，我是对的，就说这回事。

我的爸爸在战争开始后，在什么地方找到了枪，就去了游击队。他离开的那一夜，我躺在床上，不理解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夜里点起了煤油灯，为什么父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睡觉，为什么他们还搅乱我的睡眠。我担心，他们还会叫醒小米沙，他正安静地睡在自己的摇篮里。如果弄醒了他，妈妈就不容易很快让他安静下来。我听着爸爸尽量控制的悄悄声和妈妈的叹息声，她甚至还偷偷地擦了一次眼睛。我知道，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过问什么。爸爸在我的床前低下头来，吻我额头的时候，我闭上眼睛，装作睡着了。我觉得，如果他们知道我没有睡，无论是他还是她，都不会满意。

爸爸就这样离开了。从那时起，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可是，虽然那时候我差不多刚三岁，我可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吻和他在分别时悄悄对母亲说的话：

“照顾好孩子！别软弱！有耐心！我知道，这很难，可是在那里我不会忘记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派人来接你们……”

好多天过去了，我不停地想着爸爸，问自己他去了哪里，什么时候他来接我们。

有一回我跑过院子去抓我们的猫，可是绊在石头上跌倒了，尖锐的铁片划破了我的膝盖，流血了。我就奋力地嚎叫。母亲从屋里跑出来，把我拉起来，用手帕擦掉血。没有多大事，可我还是嚎叫，妈妈对我说：

“你什么事也没有，别那样嚎叫。是你自己的过错，因为你不小心。”

我怒冲冲地回答：

“不是我的过错。你有过错……爸爸对你说的，要你照顾好我们……”

妈妈惊恐地看着我，她用手捂住我的嘴，担心地四处瞧。

“住嘴，别提爸爸！我不要再听到你说这件事……”

她面色苍白，眼睛里的目光变得严厉和尖锐。她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理解，我说了我不应该说的话。从那时起，我更加想念我的爸爸，但我不再提起他。

又过去好多天。母亲更少允许我走出院子，她自己也很少到村子里去。她总是经常把屋门锁上，尽可能避免让人看见。米沙在摇篮里哭起来的时候，她小心地抱着他，好像害怕邻居听见孩子那能传出去的哭声。

后来她禁止我走出房门，面对我的哭泣和“为什么”的提问，她就讲起来。她说乌斯塔煞和德国人，由于他们发起战争，爸爸离家去战斗，去消灭对我们的人民坏事做绝的乌斯塔煞和德国人。母亲的话，我没有听懂多少，可是乌斯塔煞和德国人，还有其他的什么，就这样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一团，我只是沉默地盯着她看。但是从她的眼睛里，从她抚摸我头发的方式，从她声音里的颤抖，我懂了，有什么可怕的危险在威胁着我们。我完全退回了自已，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变成安静的，胆怯得不愿意单独留在屋内的孩子。

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唤醒。她已穿好衣服，头上戴着保暖的头巾，脚上是冬天的鞋子，她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较大的包袱。靠近火炉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他有着宽阔的脸庞，炭黑的眼睛和一头梳得平整的黑头发。煤油灯光奇怪地在他的脸上颤动。我感到害怕，从床上坐起来，惊厥地扑向母亲，抽噎地问：

“妈妈，这就是乌斯塔煞吗？他要把我们怎么样？”

母亲无声地吻着我，温柔地，缓慢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就这样使我安静下来。我仔细看着的她的脸，表情是镇定和平静，就更使我放心了。母亲觉得我不再颤抖了，我的身体在她

的手下平静下来，就在我的耳边悄悄地，好像不让别人听见地说：

“不，我的儿子，他不是乌斯塔煞，他是游击队员。他是来接我们到爸爸那儿去的。”

听了这句话，我从床上跳下来。哈，我要到爸爸那儿去啦！我不必再沉默不语，不必再总是躲藏在屋子里，因为爸爸接我们去的地方，一定是一切都会不一样，要不他为什么要接我们去呢？”

母亲给我穿得很暖和。游击队员在火炉旁站起来，现在我才清楚地看看他。不，他根本不可怕，他和善可亲，因为他是那样愉快地对着我微笑，此时他略带忧伤地对母亲说：

“我也有一个像他那样大的孩子。但是离这儿很远……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谁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

母亲同情地看着他，叹息一声。然后她从摇篮里抱起弟弟，她早已经给他穿好衣服了。她要拿起桌子上的包袱，可是游击队员先拿起来，说：

“让我来，同志，我带着它。小孩子对你来说，就够沉的了……”

我吃惊地看着他。

他怎么叫我的母亲？同志？从来没有人那样叫过她。爸爸最常叫她“妈妈”，像我一样，很少叫她“柳芭”或“柳比查”，而邻居们叫她大婶或“柳比查邻居”。那时我想问他，他为什么那样称呼她。可是她吹灭了煤油灯，停了一会儿，好像舍不得离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敢肯定，她的眼里流泪了。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想哭。

可是没有时间忧伤，也没有时间告别了。

我们就出发了……

外面等待我们的是黑夜。那时我纳闷，为什么我们要在那么黑的时候走路，为什么我们不等到天亮，但是现在我知道，人们正应该在那样的黑夜里出发，为了在只有最可能小的危险下走出村子。

路途是漫长和疲惫的。母亲沉默着，紧紧地抱着小弟弟，我们穿过森林，避开村庄，远离房子和主要的大道。我非常疲惫，游击队员握着我的手，拉着我跟上他。最后他把我抱起来，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疲倦地睡着了。

经过艰辛和苦难的几天之后，我们终于来到柳多契5)浓密的森林，爸爸在那里等待我们。母亲哭着拥抱他的脖子，而我是那么疲劳，只能靠在他的身上。爸爸温柔地推开母亲，瞧着她的眼睛和空着的双手，好像在吃惊，她代替重逢喜悦的是忧伤的哭泣。母亲细声地说：

“我没能救活他……我们穿越铁路线的时候，遭遇了埋伏。一位游击队员牺牲了，有两个受伤。”

爸爸咬紧了牙齿，拧起眉毛，用手遮住眼睛。当他放下手的时候，他的脸是宁静的，只有一条新的皱纹出现在嘴边。

“不要紧，”他终于出声了。“他们也将会付出代价。至少你们还活着。”

是的，我的弟弟在穿越铁路线的时候毁掉了，一个甚至还不会笑的小孩子，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倒下了。他把血流淌在妈妈的手臂上死了。咳，我感到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我总是高兴计划着，他长大后，我们如何去玩，我怎么教他说话，我们怎么到村子附近的森林里去溜达。可是现在，他再也长不大了。我们把他埋葬在小空地上，同志们在他的坟上放了一块白色的大石头。那时我问同志们，他们为什么给我弟弟放上石头，石头多么沉哪，可是没有人回答我，只有母亲在大声哭泣。现在我知道了，用这块石头，我们给同他永远分别的地方做个记号，以便我们以后能够找到。

同爸爸在柳多契相逢后，几天过去了。秋天转换到冬天，冬天又到了春天。有过几次残酷的战斗。我在远处的地下掩蔽所度过一次进攻，第二次是在我们纵队司令员的马上。有过困难的日子，那时我没有见过一小块面包，也没有一滴水。我经受了难以忍受的酷热和刺骨的严寒，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清楚地知道，同志们为我做了能够做到的一切，为

此，我耐心地忍受艰难。

那时同志们经常对我说，我是名真正的游击队员……

所以，当同志们从战场上给我带来木头枪——小孩子的玩具，我才被触怒了。

- 1) 沃钦 (Vocin) 是斯洛沃尼亚 (克罗地亚一个地区) 的小镇，位于帕布克山脚下。
- 2) 乌斯塔煞 (Ustašo) 是指克罗地亚独立国 (1941-1945) 的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 (Tito, 1892-1980) 领导的游击队的敌人。
- 3) 游击队员，指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成员，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的同盟军。
- 4) 斯洛沃尼亚 (Slovenia)，克罗地亚东部的一个地区。
- 5) 柳多契 (Ljudoč)，斯洛沃尼亚一座山的名字。

二 森林里的事件

可是，我要讲给你们听的故事跑题了。我得从那个夏天的早晨接着讲，当我们在我们后勤处木棚里的铺位上醒来时，还是不高兴，空旷的棚子里就我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我走到外面，是个好天。太阳透过被和风摇动的树叶，在棚子附近脚踩的地面上戏耍。我很快活，心情很好，我最想唱起来，缓慢地挺胸呼吸着早晨森林里的空气，几步就穿过棚子和厨房间的小道。

我走进厨房，对那位女同志微笑，我们都叫她大婶。她很喜欢我，我也同样地喜欢她。

“喏，你睡够了么，小贪睡鬼？”她问我，从大盆上移开目光，她正在洗早餐用过的盘子。一束黑发落在她的前额上，几乎要落在她的浅蓝色眼睛上了。在那双美丽的眼睛周围，已经出现了皱纹，从黑色卷曲的头发里，不知不觉地长出几根灰白的头发。

“我睡够了，大婶。”我爽快地回答。“现在我请求，给我早餐，我饿了。”说着，就坐在临时用粗糙的木板搭起来的大桌子旁。

大婶笑着，用她扎着的围裙擦了擦手，从炉灶上拿起装了满满一下子面汤的饭盒子，这是我们每天的早餐。

我胃口极好地吃起来，这样的胃口是想当然的，因为我整天都在新鲜的空气里生活。我把掰开的一大块黑面包浸到面汤里，瞅着大婶的每一个动作，嚼起来。她正忙碌地在厨房里工作着，擦着长长的桌子和放在两边的宽凳子。然后她擦那些器皿，把它们放在挂在墙上的做工粗糙的架子上，他几乎不再注意我了。

我打算出去时，大婶才在忙碌中抬起头，召唤我。我走到她身旁，她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大红苹果，递给我。

我高兴地伸出手，问她：

“您在哪儿弄到的，大婶？”

“从你妈妈那儿。”她热心肠地说，我感到，巨大的激动冲击着我。

“她在这里吗？”我突然问道。“为什么您不唤醒我？”我的声音也颤抖起来。

“喏，安静，”大婶说。“她不在这里，她让通信员带来的。她带话来，让你好好地……”

我的高兴劲儿停下来了，只能差不多吞着眼泪咕哝：

“可是，我不好吗？”

“是的，你是好孩子，你当然是。你是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好。”大婶柔和地说着，把我拉向她，而我瞬间觉得，好像我的妈妈拥抱我一样。然后我离开她的怀抱，向门口走去。我再一次问她：

“您需要什么吗，大婶？”

“不，我不需要！去吧，去玩，去跳！”

太阳在门槛那儿等着我。现在去哪儿？今天早晨后勤处的周围似乎很荒凉。我往四下看，但哪儿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人来。我瞧见了黄猫，跟着它跑，可是它很快地爬上一棵老山毛榉树，立刻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怎么办？找不到任何人聊天。我站在那儿思考着，但是没有什么好主意想出来。我想到货栈去，到管理员约沃那儿去，他整理和登记那些战斗后人们运来的货物的时候，我喜欢看。他完全浸入到工作中，跑来跑去，走起来脚往外撇，有点奇怪。他眨着褐色的眼睛，不停地出声嘟哝着。如果我在旁边看他工作，我总是觉得，那时候他意识不到周围的人和事，只看见木头架子上整理过的货物。我喜欢坐在货栈的角落里，呼吸各种气味，静静地观察他。但是爸爸从来不允许我坐在货栈里，任何时候如果他发现了，就会大声喊：

“你为什么藏在这个掩蔽所？马上到外面去，到阳光下去！遭遇攻击的时候你就不能走出掩蔽所了！”

我就不高兴地跑到外面。我服从爸爸，他要求我的，从第一句话起，我就执行。在家的時候，他经常要重复两三次，我才会服从。我在家里能那样做，但在这儿，上帝作证，我不能。这里所有的人都服从他，他是军官，而我只是普通的游击队员，我怎么能不服从他呢？

为此，我现在不到货栈里约沃那儿去。

但是，我去哪儿呢？到打字员约萨的屋子去？哈，我愿意去，当然了！我最大的乐趣是观看他如何熟练地用十个手指敲打打字机的键盘，根本不去看那些一个跟着一个跳动的字母，它们像一队笔直的站排的战士。但是爸爸也不允许我到那儿去，他说：

“你要知道，捷利科，我可不喜欢你妨碍人们工作。不要去办公室！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站在外面，从窗户看里面的人怎么工作好了。”

是的，说的容易。我从窗户看着，他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打字机那儿，不停地对约萨说着什么，约萨就让字母不知疲倦地，好像疯了一样跳动着。我能从窗户看清，那些字母是如何冲向白纸，瞬间就用黑色的符号把它填满的吗？

那么，我也没有权利到约萨那里去。我要去通信员住的棚子，可是他们不会容忍的。爸爸说的对：“通信员是些特殊的人！”他们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差不多一句尊重我的话也没有。他们总是讲述那些用来显摆自己的故事，他们到哪儿去了，做了什么：有一次他们遇见乌斯塔煞，另一次是德国人，有时发现自己面前是埋伏，有一回地雷就在自己的鼻子前面爆炸了，他们都没有负伤，甚至头发都没有掉下一根……咳！他们说的，我连一半都不相信！他们是要在我面前装成勇士。

我回忆起来，我来到这里的时候，那天他们也同样地吹牛。通信员德拉干领我到他们的棚子里。在这些通信员里，我首先认识他，立刻就喜欢上他了。就是现在，他也是通信员里我最喜欢的人。他是个强壮的大孩子，褐色的头发，大鼻子，宽厚的嘴唇。因为我必须要离开母亲了，他安慰我，用力地拉着我的手，说：

“别悲伤，捷利柯。你在这儿会快活的。我们交朋友，从此刻开始！我让你同通信员们认识……”

平静了一些，我同德拉干一起走。进入棚子，我就看见几个比我大的，比我年长的孩子，但是他们还是些孩子，最大的有十四岁。我有能力判断，因为我们村里的邻居伊维查，刚好是这个年纪。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其中一个大笑起来，说：

“看，看！德拉干接受了新任务。他提升了，他成了儿童保育员……”

听了这些挖苦的话，其他的通信员也放声大笑起来，但笑声最大的是通信员斯捷维查。德拉干没有放开我的手，正像我希望的那样，生气地对斯捷维查说：

“安静，斯捷维查！你自己刚来的时候，也需要保育员，甚至比捷利科更需要。你坐着哭。而你瞧，捷利科没有哭。但是，没有人嘲笑过你……”

斯捷维查尴尬地挠着自己的头发，然后耸了耸肩，回答说：

“咳，我哭过，那又怎么了？他们烧掉了我的村子……”

“他们烧掉了你的村子！可能也会烧掉他的村子……每天都有战斗，敌人在行动。”

在他们争论的时候，我观察着通信员们和棚子，我的目光停在那个两个人身上，他们的手里拿着枪，正在涂油。我说：

“我也要得到枪，那时候我也会成为通信员。”

我说完这句话，所有的人立刻放声大笑，而斯捷维查笑得最响。他嘲弄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说道：

“喏，你是个什么样的通信员呐！”

我很遗憾，他们这样对待我。我靠紧德拉干，低头问他：

“德拉干，我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

德拉干面色阴沉，生气地看着那些孩子，然后柔和地对我说：

“不要管他们喜不喜欢你……他们没有理由，但是，要知道，他们应该在人前炫耀，好像自己是些勇士！”

这是真的。是的，他们在炫耀，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比我年纪大些？好像我出生比他们晚，就是我的过失。可是他们也比我大不了多少，最多大十岁而已，可这就差那么多吗？

不，我也不到他们那里去。

我的目光此刻落在手中的红苹果上，我把它忘了。我想起了母亲。如果她现在在这里该有多好！她会允许我留在她身边，看着她在做什么。但是她不在我们这儿，她在拉夫那高拉(6)的医疗部，离我们这里不远，走路可能要两三个小时，我有时留在她那里，有时在爸爸这里，这样他们俩都满意，而我也喜欢这样。

那一天，不管这些，我哪儿也没有见到爸爸。通常我早晨就会看见他同村民们谈话，那些人几乎每天都给我们的医院运来食品。看见我，他会冲我微笑地点头，他到后勤处，或者他接受游击队员和村民运来的物品的时候，我经常陪伴他。可是今天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愿意问任何人，以免他们会想，我离开爸爸妈妈就不能生活！

我时时地跑下去，甚至到了离我们棚子下面大约有半公里的发白的公路。我喜欢坐在路旁边的石头上，等着通信员、农民的大车和从医院来的男女青年。他们都情愿同我交谈，我从他们那儿知道了新闻，他们中许多人带给我母亲的问候。但是最幸福的时刻是某个纵队路过，我看不够那些游击队员，听不够他们唱的歌。我确实相信，有一天，铁托同志本人也会沿着这条公路走过。我会见到他，士兵一样向他致敬，他会对我微笑，给我发枪。

但是今天我也不想到那里去。谁知道会不会有人路过呢。此外，那密林深处更让我入迷，最终我决定了怎么办。从最后一座棚子旁边走过，我又进了消失在巨大橡树之中的小路。哈，与我这个小孩子相比，它们是无法衡量的高大。它们巨大的树干努力伸向清澈蔚蓝的天空，浓密的绿色树枝交叉成宁静的苫布，只让最强的阳光透过。光线几乎无法射进来，在总是潮湿的土地上，长满了树木的幼苗。

宁静笼罩着森林。小甲虫无声地爬动，珍奇的蝴蝶飞来飞去，褐色的松鼠轻盈地从一棵树枝跳到另一棵树枝，熟练地挥动漂亮的，比身体还长的尾巴。在这几乎是原始的寂静里，只能听到啄木鸟在树皮上的剥啄声，然而这也没有打破寂静，甚至更加重了寂静气氛。

我的脚浅浅地落在松软的土地上，似乎听得见去年秋天的落叶发出的沙沙声。我还从来没有单独来过森林深处。我同游击队员穿越森林的时候，是在他的脊背上或者在马上，可是那时我不能享受森林的美色。每一处灌木丛后面都埋伏着危险，人们从每个山头都可能射击，密集的机枪扫射打断和弄碎了柔韧的绿色枝条。在那些日子里，我既不能观看，也感受不到森林的美色。刚好这一天，我是单独的，没有别人的讲话，别人的目光，品尝着它的动作、

色彩和微弱的声响。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样的严肃，宁静也控制了我，想着：现在我既不能喊，也不能唱。我的这种情绪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森林变得更加明媚，为此，我的精神也明朗起来。当我来到被夏日的骄阳充分照射的一处狭窄空地上，几乎睁不开眼睛，沐浴在突然的酷热中，我全身心地欢呼起来：

啊，大森林用绿色枝条的手，
为年轻的游击队员编织了住所。

睁开眼睛，在我面前出现了一小块充满生命的绿色空间，茂密高大的绿草完全遮盖了空地，其中红色、白色、蓝色的花朵盛开，草地上云集着蜜蜂、色彩斑斓的蝴蝶、成百的瓢虫和成群的其他种昆虫。微胖的熊蜂慵懒地在盛开的花枝上栖息，不知疲倦地嗡嗡叫着，重新闪动起透明的翅膀。大大小小的蚱蜢到处乱跳，瞬间在阳光下显示自己绿褐的颜色，然后它们又瞬间消失在摇动的草丛之中。空中是无休止的嗡嗡声和喧嚣声，而地上，有成熟的覆盆子的浓密灌木丛枝条交错，这里就是林中空地的边界了。我走向覆盆子，忘了整个世界。它们用多汁的甜果实勾引我，要把自己送给我。在那根挑战一样，扭曲于其他枝条上的最高的一根枝条上，一个灰色的小鸟在摇动，不停地用覆盆子果填满自己的小肚子，它毫不畏惧地看着我，低下头，跳着，挥舞着翅膀，好像要飞走的样子，可又改了主意，似乎觉得我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它继续啄食，挥动着脑袋，好像邀请我也加入。

而我也不允许有第二次邀请，很快我的嘴就被甜蜜的覆盆子果填满了。我采集一大把果子，放在口中，嚼起来，品味着甜汁是怎样流进我的喉咙的。我开初是一把一把地把它们放进口中，第一个意愿满足了，然后，一次放进嘴里几颗，最后完全吃饱了，我像小鸟一样摘它们，一个接着一个，总是觉得不过瘾。

“真可惜，我没有带罐子或者什么器皿来，也能给大婶采集一些回去。”看着没有触动过的一些发黑的果子，我想。

但是我想起了帽子。我迟疑地在手里攥着它，最终我耸了一下肩膀，就开始往帽子里面放覆盆子。我的手被刺伤，出血了，踮起脚尖伸手去摘上面枝条上的覆盆子，那些果子长得非常饱满。一个带刺的枝条刮着了脸，可是帽子里很快就满了，我感到无法估量的满意……在这样的安静中，孤单是美好的。

可是，这样的安静也没有持续多久，我那有经验的耳朵突然听到，开初是微小的喧哗和嗡嗡声，很像大熊蜂发出来的，我甚至不经意地转过脸往那绿色空地里看，但是我没有看见熊蜂。我扬起脖子，把目光投向蔚蓝的天空，在我的头上也没有一丝云彩。我没有看到什么，可是嗡嗡声变得愈来愈强，我挺直了身子，紧靠着灌木。是的，毫无疑问，是飞机来了。我害怕起来。随着愈来愈清楚和强烈的喧嚣，我的恐惧感也在变大。咳，可怕的飞机！我不害羞地承认，我特别地怕它们。有多少次它们在我的头上“咔嚓咔嚓”地呼啸，有多少次我看见倒在它们的炸弹下的死者和伤者！

蹲在荆棘丛里，在等待将要发生什么厄运的预感中，我回忆起第一次经历过的轰炸。

那时我在医疗部母亲那里。整个斯洛沃尼亚游击队医院的主任医师在那儿，我们叫他斯捷夫医生，虽然他根本不是这个名字，敌人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游击队员就用化名斯捷夫来称呼他。许多其他的同志也用游击队里的名字。我爸爸也有，没有人叫他拉达，而是叫他“大叔”。我知道许多类似的名字：察波，梯希，米尔克，斯米利，欧拉奥，希特那，法梯玛，尤科，乌亚克，阿廖沙，穆尔维查，我甚至无法数出所有的名字！我不知道任何一个真实的姓名，我只知道斯捷夫医生的真名是格鲁伊查。我喜欢到妈妈那里去，因为那时我也能见到他。每一次他都给我糖果。此外，他很快活和总是面带微笑，为此，同他在一起，我也很快活。

那个早晨我走出我和母亲在一起住的棚子，沿着斜坡走下去，到小河洗脸。就在我洗完的时候，听见飞机的轰鸣，还没有辨明方向，炸弹已经在四周落下来了。我站在那儿，看着

飞机盘旋，俯冲，又向上飞，有一回甚至看见飞行员的脸。由于害怕，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怎么办，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把我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遮掩着我。最终，那个大坏鸟飞走了，无论是母亲还是我，都没有什么事，可是我看见三个受伤的和一个人牺牲了的同志……

就在我回忆的时候，轰鸣声更近了，头一次爆炸摇动了森林。他们好像是要轰炸我们后勤处。现在所有的同志都会在一起。一些人钻进掩蔽所，一些人进入某个低洼处，另一些人干脆就紧贴着橡树站着，把大树当成掩蔽物。他们相互看着，感到在危险同样威胁着他们每个人的时刻，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我是孤单单的，单个呆在大森林里。如果他们也飞到这儿会发生什么？如果飞机开始扫射的时候，我的身边既没有妈妈，爸爸，也没有大婶和某个同志，我紧闭着眼睛，去紧靠着谁，去拉谁的手呢？

“可能飞机不会到这儿来。”我希望。

“他们寻找什么……”我甚至还没有想明白，轰鸣声就极其强烈起来了，听见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轰隆一声，土块飞溅。我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大树怎样折断，总是有新的轰隆声在我的耳边回响。终于我意识到：

“为什么我站在这儿？有人会注意到我吗？”

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一闪，我从林中空地跑开，穿过覆盆子灌木丛，跑进炸弹还没有落过的一片树林里，身后留下一路散落的覆盆子果。

但是灾害也跟着我到了这里。我觉得似乎有人就是在追赶我，看见我站在林中空地上，由于恐惧而瞪大的目光指向他们。是的，他们的确在搜寻我，除了我森林里没有其他人，那么，不找我他们还会去找谁！

只是后来，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才清楚，他们无目标地轰炸了整个帕布克⁷⁾，为了发现并摧毁医院和我们兵团的参谋部。轰炸时我没有去想这些，但是我相信，他们就要用机关枪和炸弹来攻击我。我羡慕那些小蚂蚁，它们继续安静地搬运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也羡慕黑色的鹿角甲虫，它们就在我附近爬行。它们当然感受不到折磨我的巨大恐惧，能够进入任何缝隙，消失在地下，而我觉着，似乎该镇静地继续活着。可我？嗨，我是多么孤单……

我想着我们的棚子。可能那里的一切都被摧毁了。所有的人可能都死掉了，可能大火吞没了一切……

但是这样的想法一出来就被否决了。周围一片狂乱。树木摇动，带起来泥土，沉重的土块愤怒地抛到我的身上，一根树枝打在我的头上，我几乎失去了知觉。

6) 拉夫那高拉 (Ravna Gora)，斯洛沃尼亚的山名，在普苏尼山和帕布克山之间，位于帕克拉茨市东北，达路瓦尔市东南。

7) 帕布克 (Pabuk)，克罗地亚东部森林茂密的山脉。

三 战争孤儿

不一会儿，突然寂静下来。飞机还在森林上盘旋，但震动停止了，我觉得他们似乎累了，现在缓一口气。我也不敢动，铁鸟还在上下盘旋，但不能同刚才的轰鸣相比了。我还弯曲身子在地上蹲了一会儿，然后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擦了擦出汗的前额。

可是发生过什么？我听见，我附近的灌木丛里，有微细的枝条晃动的沙沙声，好像有野兽朝我这里来了。如果是狼可怎么办？或者是被炸弹从洞穴里赶出来的熊？真的，德拉干说过。斯洛沃尼亚的森林里没有熊，但是森林可不小，它们又大又密，什么都会有的。就在我猜测时，沙沙声变得更近，更大，然后停止了。我一直监视着那个方向，可是，那是什么？

我在做梦，可能吗？我用手使劲地擦着眼睛，又重新睁开。不，我没有做梦！大树后面出现了一头美丽的，温柔的小兽，有着苗条的小腿，泛黄色的皮毛上面，点缀着一些淡淡的圆形斑点。

它抬起黑色的嘴巴，不安地转动着脑袋和从湿润的大眼睛里放出目光，目光里还留有刚才经历过的恐惧，突然停在我的面前。我在这温柔和善的目光下立刻变得很镇静。在奇怪的宁静中，我们紧张地相互注视。嘿，它是一头小豹子，同我见过的，爸爸从城里给我带回来的一本儿童读物里面画的一样。那是不久前的事，可好像是另一个世界了。

我们相互盯着看，甚至没有注意到，飞机又飞回来了。

又一颗炸弹在小豹子身后爆炸了，它划破了寂静，让我们回到现实。小豹子好像被鞭子抽了一下地跳起来，晃动着脑袋，惊恐地瞪大眼睛，匆忙地跑向我，扑在我身上，躺在地下了。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拥抱着它的身子。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做梦吗？我感觉到这头小兽脆弱身躯的体温，感觉到手下短短的毛发的柔软，看得到它湿润眼睛里的闪光。突然间，我似乎觉得我不再是孤单单跑到森林里的同一个孩子了。好像这头小兽用某种方式改变了我，事实正是如此。我不再孤单。瞧，有它来寻求我的庇护。我不再是像往常那样，是最小的和最软弱的，现在我有让我去关心的，我得去保护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更容易些，因为一个人不是只想到自己的时候，恐惧感就会变小。

飞机终于向沃钦飞去了。似乎是在马楚特和切拉利耶上空 8)，可是我还不肯动。森林里笼罩着奇怪的宁静。这个早晨的美色哪儿去了，谁把我控制住了？树枝倒挂着，树叶堆在坑里，还没有长够高，也没有达到枝繁叶茂的幼小橡树悲伤地倒下了，我似乎觉得，整个森林在悲伤地，很悲伤地叹息。

我要从藏身的灌木丛里出来，可我担心那样做。如果我动了，放开我还抱着紧偎在我身上的小豹子的手，它会离开我。可是这里我也不能待下去。我调整个更舒适的位置，又安静下来。

后勤处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遭殃吗？现在他们一定会担心我不在，大婶会哭……可能爸爸也回来了，他现在正压抑着泪水想我会遇到什么不测。这些想法又使我不安起来。

不，我没有权利继续留在这里，应该尽快地回到后勤处。就在我要起身的时候，小豹子不安地扭动着，试图从我抱着它脖子的胳膊下把头挣出去。现在把它留在这儿，我会后悔，为此我很不安，小豹子也是如此。此时我挑逗地看着它，抚摸它滑溜溜的脊背。它的父母在哪儿？为什么会丢失，它是这样小，这样脆弱？瞧它是多么漂亮呵！它的黑色嘴巴是湿的，有点凉，小脑袋甚至比人们想象的更优雅。它弯曲着小腿，小耳朵不停地动弹，好像在聆听什么声音。它突然在我手里动了起来，是怎么回事？它又听到什么了吗？我也听着，开始注意地观察天空。但天空是安静的，没有飞机的踪迹，除了树枝间的微风，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小豹子还是不安地扭动着，我认为它听到了我不能听到的什么，兽类比任何人的听觉更敏锐。此时沙沙声也到达我的耳边了，愈来愈清楚。我也听到有人低声说话。极为不安，我更加注意听着。不，我没有错！声音靠近了。我完全能分辨出约沃那有力的，有点响亮的声音，想到他是如何撇着脚走路，匆忙地钻进森林。约萨也在那儿。我清楚地知道了，因为我听见他大声地说出“活见鬼”这个口头语，他要不重复这个口头语，甚至说话不能超出五个词儿。

我也听见了大婶的声音，话语里颤抖着强忍的哭泣声：

“他到哪儿去了，小可怜的？他可不要出什么事？”

“我们能找到他，大婶……在这么大的森林里，怎么就能正好击中这个小家伙呢？”约沃安慰她，但是他的声音也变了。

我已经看清他们了。他们忧愁地走着，好像去送葬的时刻，查看四周，在每一颗倒下的大树前，低头查看着树干下面……用手扒开泥土，扒开被打断的树枝。那个尽情地吧充足的

阳光倾泻在受伤的森林里小草身上的太阳，照耀着他们。

“不，我们不能找到他了。”大婶几乎要哭，而我不能再沉默了，用力地拥抱着挣扎的小狗子的身躯，大声地喊起来：

“大婶，约萨，我在这儿！”

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停下来。他们困惑地向四方观看，可是我藏在灌木丛里，他们没有发现。

大婶担心地喊叫：

“捷利科，你为什么不出来？你受伤了吗？”

“没有，我没受伤，到这里来，我在你们右边呐。”

他们直奔听到声音的方向，终于看见我蹲在榛木丛下的地上。大婶跑到我面前，极大的快乐和幸福在她的蓝眼睛里闪烁着，还掺杂着惊奇，因为她找到我了。约沃和约萨看着我和我手里的小狗子，他们的脸庞可笑地拉长了，眼睛瞪得大大的，使得我开心大笑。

终于约沃回过神来，俯下身，拿起小狗子，抱着它问道：

“你从哪儿得到它的？”

“它跑过来……”

“就这样？它是跑来的？”

“当然了，它是跑来的！我没有赶它。”我笑起来，感到极其得意，这样不寻常的事情就被我遇上了。

那时约萨说话了：

“它很漂亮，活见鬼！就是最好的猎人也没有遇见这样的事。那么，你说说，是怎么一回事！”

大婶清理我的头发，拿掉土块和我衣服上的木片，我给他们讲述这一切：我蹲在覆盆子下面，周围都翻了个，突然间我看见小狗子正用湿润的眼睛瞧着我，跑过来寻求我的保护。我讲了这一切，只是对于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巨大的恐惧，一句话也没有说。真的，这完全不关他们什么事！

约沃搔着没有刮过的胡子，听着，而约萨手里扭动着从我头上拿下来的树枝。

最终，他高兴地喊起来：

“活见鬼，这简直就像童话里的故事！一个小家伙跑到另一个小家伙那里寻求帮助。”

“它的确不会跑到你和我这里来”约沃转过身说。“你能相信我说的！它会想，我们是熊呢。”约沃笑着，抱着胆怯的小家伙。

“可是现在，我们对它怎么办呢？”大婶问，她终于把我身上的泥土打扫干净了。

“什么？我就带着它同我在一起。”我急忙回答，担心他们做出另外的决定。

大婶看着我，我感到她有什么使我不高兴的想法。是的，我熟悉她，她的心肠太软弱！我没有想错。她思虑地看着小狗子美丽的脑袋，用奇怪的声音说道：

“我们应该放了它。它也有母亲。你没有感受到，我们在森林里寻找你时的巨大痛苦和不安。因此，你甚至不能理解这些。”

“大婶，我不能同意这样做。”我哀叹着，觉得要哭了。

“我不勉强你，捷利科，”她平静地说。“但是你想，如果我们没能找到你，你的妈妈会怎么样。”

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对母亲的思念，我记起在孤单的荆棘丛埋葬小弟弟时，她那苍白的面孔。我记起她那干枯的，发愣的眼睛，理解了，为什么我不能留住小狗子。辛酸地叹了口气，我说：

“小狗子的妈妈也是动物。”就不再坚持己见，而是接受了我将失去小狗子的想法。

大婶说出“动物也有心！”的时候，我跑向我们交谈时安静地站着观看我们的约沃，对

他喊：

“为什么你还抱着它？让它去吧！让它去它愿意去的地方，可是它为什么要找我？”我害怕地哭了，又突然平静下来，咬紧牙关。

约沃把目光投向大婶，然后又投向我，耸了耸肩，他已经要放开惊恐的小兽了，但那时约萨折断从我头上拿下来的树枝，说话了：

“活见鬼，你们为什么那么着急！你们就不能想想。我们应该先找找母豹子，很可能它在附近寻找自己崽子呢，我们得确定，它在找呢。”

带着放松的情绪，我松了一口气，感激地看着微笑的约萨。真的，他总是能理解我。瞧，他给了我多留一会儿小豹子的可能，小豹子用令人惊奇的方式跑到我身边来，我已经喜欢上它了。我从约沃手里接过它，把它放在我的胸口上。它根本不重，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

我们离开了我们站着的地方。大婶和我往一个方向走，约沃往一个方向，而约萨走另一个方向。我们都沉默不语。可我们能说什么呢？我的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会失去小豹子吗？它会找到自己的妈妈，或者我有权利带着它？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宁愿怎么样好，从森林深处时时传来约沃和约萨的通报声，大婶回答他们，时常转过目光来看着我。微笑时常在她的嘴唇上颤动。她在想什么？她俯下身，用手拨开被打坏大树上的树枝，检查每一个弹坑，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有几次甚至帮助我走路，因为我双手抱着小豹子，无法帮助自己开路。她常常停下来，注意地听是否有沙沙声。那两个人又通报了：

“嘿嘿，你们找到什么了吗？”约萨扯着喉咙喊。

大婶生气地皱起眉头，好像瞬间想起了什么，她不安地说：

“我们的喊叫只能吓跑那对豹子。”

她话语差不多停在嘴唇上，她突然停下来，似乎瘫痪地盯着一棵被机枪扫射打乱了树皮的老橡树。她无声地冲我挥手，招呼我。我用手里的负重能允许的速度跑过去，停在大婶身边，感到一股心酸涌上喉咙，眼睛充满了泪水。我惊厥地抱紧颤抖的小豹子，看着大树下面。一只豹子伸直了身躯，头靠在树干上，躺在那里。它僵直的眼睛半闭着，好像不能把目光从这棵给了它生命和家的树上离开。从黑色的嘴巴里渗出那道血流，直到雪白的下巴。

大婶从我手里抱过小豹子，好像抱着幼小无助的婴儿，她的脸色忧郁，眼里是悲伤。她把脸转过一边去，不去看这无辜的动物，可是她突然闭上眼睛，浑身颤抖起来。我的目光紧随着她的目光，就在离死豹子几步远的地方，一动不动地躺着母豹子。她的眼睛也是半闭着，可是流露着可怕痛苦。是的，那时我已经能理解，她最后的思绪是跟随着惊恐地跑开，在她的视野里消失的小豹子。我感到特别悲伤。那时候我情愿放开小豹子，只要它的双亲还活着。流出了眼泪，我不害羞，我对大婶说：

“大婶，别让小豹子看见我们哭泣，它会忧愁和悲伤的。”

这时候，他们俩也赶过来。看见我们站在那儿，在走近我们之前，就已经预感到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无声地站在我们身旁，一动不动地盯着被毁灭了的动物。约沃本能地伸手从头上摘掉帽子，约萨也是如此。

瞬间被寂静笼罩，然后约沃沉重地叹息着，戴上帽子，而约萨抚摸着小豹子，把脸放在它那柔软的毛皮上，悲伤地说：

“咳，你这可怜战争孤儿呵……”

8) 马楚特和切拉利耶 (Macute, Čeralije), 沃钦地区的村庄。

四 最初的照料

我们直奔后勤处返回，我不再像大婶怀里的小孢子那样看着四周了。而它也充分信赖我们，安静地睡着了，只睁开过几次湿润的眼睛。

当我们走到突然向下的小路时，约萨和约沃，他们能比我们在林子里面走得更快，他们就加速了，为了继续去做被轰炸停止了的工作。我沉默地跟着大婶，听着鸟儿胆怯的叫声，它们用呢喃告诉大森林，自己还活着。沉默持续了几分钟之后，我开始厌倦了。我走到大婶身边，看着她的脸，可我似乎觉得，她的脸比以前显得更苍白，更加疲倦。

我对她说：

“大婶！”

“你要什么，捷利科？”

“您为我担心了吗？”我问，用手深情地抚摸着她的袖子。

“特别担心！”她微笑着。“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可怎么办？”

“是战争呀，大婶，我随时都有可能遇见什么事。”我重复着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这句话，用来安慰她。约萨总是说：“战争把我们同那些我们爱的人分开。”

“我知道，捷利科，你是对的。”大婶叹息一声。“但是我愿意保护你。因此，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不好过。你的妈妈请求我关照你，而我也很爱你。”

我觉得心里热乎乎地，我太想吻她一下，可我害羞。

“是的，我知道她爱我，”我想。“而我有时不听话，不让她满意。昨天她叫我给她拿木拌子，我去了，但是遇见从医院来的通信员斯来契克，同他交谈起来，忘了她分配的任务。前天她派我到管理员那儿，让我对他说，她这里没有油了，我去了，我瞧着，保管员正在给医院秤面粉呐，大婶白白地等待了。大家还能找出其他的例子，这些事只要稍微想一下，就能在脑子里排列出来，我害羞了。

“大婶。”我又说。

“哎，亲爱的？”

“您没有对我说，后勤处怎么样了？”我问，惊奇着为什么没有更早地问她。

“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准确的位置，毫无目标地扔炸弹。”

“有人负伤吗？”

“没有。”

“大伙都藏在什么地方了？”

“有人在掩蔽所，还有人在战壕里。”

“炸坏了什么吗？”

“除了军团方向的哨所，和远处的几棵树，就再没有什么了。烘烤室的地方受点损伤。”我还打算问点什么，但迟疑了。最终我还是决定了。

“爸爸在那儿吗？”我问，体味到某种熟悉的不安的感觉，是我每次问到爸爸时都有的不安感。

“不，他一大早就到军团去了，查波9）同志找他。”

“为什么”已经到了我的嘴边，但我很快把它咽回去了。我来到游击队后学会的第一件事，是保密，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权利去问得太多。费了好大劲学会那个词“秘密”，我喜欢用它，至少是在脑子里。因此我没有把疑问向大婶说出来。

我们又沉默地走着。大婶今天不爱说话，她的确很疲劳，因此我也少说话。可是还有想法困扰着我：

“爸爸去了军团，可是军团那里又怎么样呢？可能那里的一切都毁了。”一下子，我害

怕得惊呆了。是的，真的，那里怎么样了？我应该问问大婶，她是那么担心着我，我也得同样地担心着爸爸。我也担心德拉普欣同志（10）和高级别的查波同志，他们总是对我很好，他们从来没有，不跟我说几句话就离开后勤处过。而后，通信员总是羡慕我……不值得惊奇。德拉普欣同志是游击军团的司令员，查波同志是政委，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就是铁托同志本人也熟悉他们。最终我问了，担心地等待回答：

“大婶，军团那里怎样了？”

“我们找你的时候，遇见了参谋本部的通信员。”

“他怎么说？”我急不可待地问。

“他说飞机搜寻我们，但没有发现军团本部。他们扔了几颗炸弹，扫射，然后飞走了。”

“有人负伤和牺牲吗？”

“没有人牺牲，受伤的是军团首长的马，正在参谋部附近的空地上放牧。”

“喏，好。”我安心了。“可我担心过。”

“你当然会担心，因为你爸爸在那儿。”大婶笑了。

我有点尴尬。

“不只是那样，”我开始找借口。“您知道，大婶，我这是为了妈妈……”

“不说了，小混蛋。”她让我安静下来。“你干嘛害羞？只是你如果知道我也是多么担心过你。”她俯下身来，吻了吻我的头发。

我们重新安静地走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一会儿，我偶然叹息一声。

“怎么了，小宝贝？你在想什么？”大婶关心地问。

“哎，大婶，我真不喜欢这场战争！”我说着，叹息声更大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来到后勤处。是的，真是！大婶说的是真的。一切都完好无损，都在以前的地方。只有几棵树倒下了，它们的树枝大多被打碎了。一颗炸弹被树枝钩住，留在树枝上。工兵来了，把它摘下来，要取出里面的炸药，去生产手榴弹。

游击队员们已经平静下来，开始工作了。我听见从屋里传出来约萨打字机的敲打声和在库房里的约沃的声音，我站了一会儿，听着他正生气地对谁说着：

“你为什么还需要另外的鞋子？这双鞋还可以用，它们并没有坏。到修鞋处修理一下后跟就行了……”

“怎么‘还可以用’，发发好心，”一个我不熟悉的声音在发怒。“你没看见，都歪了吗？”

“你也歪了，可没有人扔掉你，甚至还给你发枪。”约沃嘲讽地回答。

“没有人给我任何东西，我自己在战斗中得到它。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游击队员呢。”被激怒的陌生人抗议。

可是约沃没有让步，他生气地喊：

“看你这个正直的人！如果你是那么自觉，为什么不去想想，部队里的战士还有多少人没有鞋子穿？他们要是有一双比你这双还差的鞋子就幸运了。”

他们静下来了。好像陌生人不知道如何回答约沃最后的话。

我不再听他们了，因为我跟在大婶身后跑进睡觉的棚子。大婶轻轻地把小豹子放在地上。它惊奇地眨着眼睛，试探着迈出两三步，似乎为了伸一下脚，然后摇晃着走到角落里，在那儿等待会有什么事发生。

棚子里的人一下子就多了，看见我们来了，大家都好奇地跑过来，当然了，最先来到的是通信员们。

“你们在哪里找到它的？”那个黑头发，十五岁的米兰神色自若地问。

“它跑到我这儿来的。”我骄傲地说着，甚至不宵朝米兰看一眼。现在我也有值得骄傲的了，即使它不是枪。我有了别人都没有的！

“你对别人去讲吧，可别对我说。”斯捷维查插嘴，嘲笑地看着我。

“喏，你不相信，这没关系！如果你执行任务回来总是吹牛，可我才不吹牛呢。”我生气地回答他。“我可没有设套子捉它。”

我特别讨厌他，因此就这样回答。他甚至连自己的枪托都不让我碰一下，总是用话撵我走：“走开！枪可不是生手能动的！”如果他现在也想伸手抚摸一下我的小豹子，我也那样回答他，我想。但是我知道，不管我怎样想，他不会那样做。

在他之后，德拉干急忙地来到，见到他，我担心了。他的眼睛旁边有挫伤，右脸颊上是不大的擦伤，上面被血块遮着。他快活地对我笑着说：

“哈，你不仅活着，还有所获。”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用手指触摸他带血的脸颊，关心地问：

“你受伤了，德拉干？”

听到我的话，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当然笑声最大的是通信员们。

斯捷维查笑得呛着了，说：

“是的，他受伤了，而且很严重！覆盆子枝伤的他……”

我握住拳头，跑向斯捷维查，可是德拉干拉住了我。

“随他去，捷利科。”他挥了一下手。“而且，他是对的。躲避轰炸的时候，覆盆子枝刮伤了我。喏，让我看看你的小豹子。”

此时我忘了斯捷维查，俯下身，抚摸着小豹子带斑点的脊背，骄傲地对德拉干说：

“它是不是很漂亮，德拉干？你想，它是双亲都没了的时候，到我这儿来的。”

不久，棚子里人满了，通信员之后来的，是不执勤的卫兵，两三个村民和几位游击队员。哈，亲爱的上帝，我是多么自豪！那时我想起来了，小豹子该饿了，就对德拉干和大婶说：

“请你们看好我的小豹子，不让谁碰它。”自己就跑到外面去了。

我在棚子附近撕扯鲜嫩的青草，飞快地返回。可是来自奥尔良瓦茨 11) 的老人波格丹来到我面前，他在战斗中失去右手的三个指头。他抱着我的脖子，皱纹密布的脸上充满笑意地看着我的眼睛，用和气的，有点发尖地声音对我说：

“我听说，你从森林里带回来一个小豹子。”

“是呀。”

“现在你想喂它？”他指着手里的青草。

“是的，我觉得它饿了。”我着急地说。

“喏，快点，以后我再嘱咐你怎么照料它。”

“可是，您怎么知道的呢？”我高兴了，走得更快。

“我知道！活着的人通晓一切。我的孩子，我是猎人，哈，甚至是多么优秀的猎人！”波格丹强调最后几个词。

“太好了。”我快活地说，跑进棚子里，直奔小豹子，它正胆怯地看着四周。

“小家伙，给你的草。”我柔和地说，把草放在它的嘴巴下面，相信它会立刻吃起来。

“哈哈，”波格丹笑起来。“你怎么不给它去年的干草？你没看见吗？它还是个很小的豹子，也就是刚生下三四天，还不能吃草。至少要过一个半月，才能放牧它。”

“可是它能吃什么呢？”我担心地问。

“奶！奶，捷利科。很幸运，你把它带回来。若是把它单独留在森林里，它就会死掉，母豹子不会愿意接受它。”

“母豹子死了……公豹子也……”大婶接着说。

“为什么母豹子不再愿意接待它？那可是它的母亲呐。”我很好奇。

“母豹子是很敏感的动物。它不再接受自己的崽子，因为人的手触摸过它，母豹子不喜欢人的气味。”

“可是小豹子呢？它怎么接受了我的气味？”我担心地问。

“小豹子？它还太小。你容易驯服它，它将会在你身边和其他人身边习惯的。”

我轻松地呼出一口气。我还想问他什么，但是外面有人喊他，他走了。

其他人也陆续离开了，看过了小豹子，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大婶到厨房去查看午餐，卫兵们朝各个方向去了，通信员也在他们后面走了。斯捷维查迟疑了一会儿，看着小豹子，可是我没有留他，他也走了。只有德拉干没有走，我高兴他留下来，对他说：

“德拉干，到大婶那里去要瓶牛奶，小豹子饿了。”

德拉干没有说什么，起身出去了，而我陷入沉思。我该如何照料好我的小豹子，不让它死掉呢？我抚摸它的头，温和地说：

“我亲爱的小豹子，别丢下我。别让我无限地忧伤，因为我很爱你。我们会很快活，我们要到森林里去溜达，我将领着你到小河边去。别为你的妈妈悲伤，我也会像照料我的小弟那样保护你。”

小豹子好像理解我，靠紧我，嗅着我的脸，我感到它嘴巴上的清凉。

这时德拉干回来了，他把一罐牛奶放在小豹子面前，蹲下来，为了更清楚地看它怎样喝奶。但是小豹子嗅了嗅，困惑地吧唧着舌头，没有喝。它低着头四面观察着罐子，最终只是忧郁地看着我们。

“德拉干，它为什么不愿意喝呢？”我大声地问。

“也许它不能在罐子里喝吧。”德拉干回答。

“拿个盘子来。”我说着，吃惊他立刻同意了，我觉得自己变得重要了。

但是盘子也无济于事。小豹子只是嗅了嗅奶，吧唧下舌头，而不会吃，无望地围着盘子走着，嘴巴放到奶里，怎么也没用。

德拉干和我发愁地交换着目光，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呢？

“它不是苏特柯 12)，”德拉干说。“用舌头吃奶。它得逐渐地习惯。”

德拉干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好像只听到自己的名字，大黄猫就从门口跑进来了，直到现在它都是我的宠物。看见小豹子，它惊奇地停住，弯起腰扑过去，抬高尾巴，嫉妒地叫着，要把那锋利的爪子刺进小豹子的嘴巴。我拍打它，喊着：

“滚开！”

苏特柯只跳开了一点，又重新奔向小豹子，我用脚踢开它。猫责备地看着我，好像要说：“我有什么过错，就这样对待老朋友吗？”

可是这次我没有宽容它，它就算没有我，也会很好过，在我们叫货栈的仓库里，它有要多少有多少的老鼠，小河里有的是水，人都能淹没，它也能睡在愿意睡的地方。而可怜的小豹子，小战争孤儿，是无能力的，我把全部的爱和关怀都得给它。

“你运气不好，苏特柯。”德拉干说。“从捷利科找到新朋友，他对老朋友就再也没有兴趣了……”

“不是这样，可是苏特柯也应该理解，我们更需要小豹子，不是吗？苏特柯。”

苏特柯“喵”了一声，搓着自己的脚，但它看到盘子里的牛奶，就不再注意我，转瞬间它贪婪地喝起来。我要赶走它，但德拉干对我说：

“让它喝！幸好你没有把奶都倒进盘子里。”

他刚说到这儿，盘子就空了，干净了，像在架子上拿下来的那样。小豹子忧愁地看着奶是如何在盘子里消失的，悲伤地叫着。

这会儿德拉干有了主意：

“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吗，捷利科？我们掰开它的嘴，把罐子里的奶倒进去。”

我们试着这样喂饱我的小豹子。但是以后会怎样？最初的照料触及我的心灵。我感觉到这个小动物生命的全部责任就在我身上，我极为担心地对德拉干说：

“德拉干，我怕它会死的……”

“我们照料它，”德拉干安慰我。“它死不了，我们只要好好地照料它就行。”

我开始认真地关怀着小豹子。

爸爸晚上回来了。我很高兴他回来，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兴。听见它的声音，我立刻从我和小豹子呆在那儿的棚子里跑出来，差不多跑到它的马蹄下面。

“它会踩着您。”他担心地喊，可是我已经熟练地跳到一旁。

“出了什么事，您还活着吗，儿子？”他下马时热心地问。

“是的，爸爸，我活着。我没有什么事。”我急忙说，一个游击队员走过来，就住嘴了，爸爸把缰绳递给他：

“把我的马牵到马厩去，刷刷它，喂它，饮饮它，它又累又饿，走了很长的路……”

游击队员把马牵走了，爸爸把我举向空中，快活地说：

“我看见啦，儿子，您活着，没有什么事。可是飞机轰炸的时候您在哪儿呢？”他问着，又把我放在地上。

“我在远处的森林里。我周围的一切都打翻了，但是我，您瞧，没有受伤。我们依靠在一起，等待攻击过去……”

“谁同您在一起，德拉干吗？”爸爸问。

“不，不是德拉干，是我的小豹子，爸爸。”

“什么小豹子？您说胡话吗？”爸爸担心了，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

“不，我没有说胡话！可是您还不知道吗？”我吃惊，就突然给爸爸讲起整个故事。

“来，爸爸，去看看它。它在那儿，棚子里。”我焦急地扯着爸爸的骑手上衣，因为我看见，他怀疑地摇头。

我们走进棚子，大婶坐在床上，在汽灯下缝补袜子。离她不远站着有着优雅大腿的小豹子，我们进来时，它淘气地跳起来。爸爸观察它，惊奇地耸了耸肩，然后笑了，开心地说：

“它很美丽，一身斑点……”

那一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尽管过去的一天里发生的事情搞得我很疲劳。我脑海里翻动着发生过的一切，但想得最多是，我们给小豹子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可我从未想好一个。那时我想起什么，在床上坐起来，看看大婶，屏住呼吸，看着她。月光洒落在她的头上，她的脸显得比白天更温柔。我小声地叫她：

“大婶！”

我等着她睁开眼睛，好问她我要问的问题，但她没有动。我再大声点唤她：

“大婶，您说……”然而她继续沉默，轻声呼吸。

“她睡着了，”我对自己说。“这样，我可以出去了。”

我从被服下钻出来，赤着脚，无声地溜到门口。我拿住把手去开门，可是门轻轻地吱嘎了一声，我屏住呼吸，停下瞧瞧大婶，她还继续睡着，我慢慢地走出去，关上身后的门。

我停在门槛那儿，观看被月光笼罩的四周，一切都和白天不一样！树木变得对我那么亲切，周围的影子在跳动。我似乎觉得，到处有什么在窥视着我，好像在每棵树干和灌木后面隐藏着看不见的，但却盯着我的什么东西，这时要伸手捉住我。我感到我的心脏由于害怕在激烈地跳动，爬上我的喉咙。这时我不怕敌人——到处有我们的卫兵在岗位上——可是怕卫兵也抵抗不了的，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最情愿退回棚子，钻进被窝，紧闭眼睛，但我还继续站在门口，睁大眼睛看着被月光照着的地方。很庆幸的是，没有谁知道我的胆怯，特别是斯捷维查不知道……

终于我纠集起全部的勇气，跑过我们棚子和通信员棚子之间不大的距离。我为不知不觉地到达而高兴，一个喊声让我停下来：

“站住！”命令划破夜空的寂静，卫兵站在我面前。

我立刻认出了他，是卫兵米索，来自扎伊罗 13) 的游击队员。

“我站住了!”我尖声回答。

“谁来了?”卫兵问,虽然我敢用脑袋打赌,他也认出了我。然而我故作严肃地,神气地回答:

“游击队员捷利科!”

我已经想到他会放过我,但他又问道:

“口令!”

听到卫兵这句话,我失去勇气了。现在他必定会让我回去,但是我小声地说:

“米索,我不知道口令,别人忘了通报我了。”

米索笑了,放下枪。

“别说了!别人忘了告诉你?有谁会向这样的小家伙讲军事秘密?”

我被激怒了,甚至没有回答他,因为他还继续板着面孔:

“嗨,捷利科,夜里你还要到哪儿逛去?你为什么不睡觉?如果你不能睡,我可是喜欢睡……”

我迈开一步,对他说:

“我到德拉干那儿去,我有重要的事情对他说……”

米索几乎吃惊得跳起来。

“你有病呵,捷利科?现在是深夜了,德拉干睡着了。就不能等到明天吗?”

“不!”

那时米索走近我,好奇地问:

“那么,你要对他说什么?”

“你不应该知道的。”我喊着,现在很焦急,因为他耽搁了我的时间,我又说:

“你不知道吗,站岗的时候禁止交谈?”我就从他身边跑进了棚子。

那里等待我的,只有熟睡着的通信员们的呼吸打扰的寂静。月光照着棚子里的过道,我很容易就找到德拉干睡觉的地方。开始我小声地唤他,可是他不回答,我就轻轻地摇动他的肩膀,可这样也没用。德拉干只是伸了一下身子,翻过身去。我就掀开他的被子,更用力地摇动他,但是他继续睡着,没有醒来的意思。我不知所措。但那时我笑了,俯在他身上,在他耳边说:

“快醒醒,敌人来了!”

我做对了。我的小计谋生效,听到“敌人”这个词儿,德拉干动了,坐起来,擦着眼睛。他醒过来,看见我就问:

“怎么回事,乌斯塔煞?”他扔开被子。

我拉着他的手。

“啾啾!”我把手指放在嘴上。“别出声……别喊!不是乌斯塔煞……是我……”

德拉干完全醒过来,吃惊地说:

“你?为什么,见鬼,深更半夜叫醒我,出了什么事?”

被我们谈话打扰,旁边的通信员翻了个身,我怕他醒,赶快小声说:

“没有什么事。可是我得对你说。”

“你真是疯了!”他伸着胳膊,挠着蓬乱的头发。“那就说吧。”说着,他打了个哈欠。

“我不能在这儿,”我回答。“我们会弄醒通信员,那就麻烦了。到我那儿去……”

他咕哝着什么,还是起床了,穿上鞋子,拿起枪。

“你为什么还拿枪?”我惊奇地问他。“我对你说过,敌人没有来。”

“没关系!我离不开它……是小豹子出了什么事吗?”他问,声音里透着担心。

“没有,它在棚子里睡着呢。但是别在这儿问,我对你说过,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同你商量。”

德拉干又打了个大哈欠，恋恋不舍地看着床，带着困意问刚才卫兵问过的同样问题：

“可是就不能等到早晨吗？”

“不，”我焦急地回答。“走吧！”

我们出来，走到月光笼罩的空地上，卫兵站在棚子前，他看见我们，惊奇地喊：

“嗨，你们到哪儿去？”

“我们去捷利科的棚子。”德拉干说。

“为什么现在去，深夜里？”

“我们应该谈论重要的事情。”我回答，拉着德拉干的手，让他快点。卫兵看着我们，咕哝着：

“愚蠢的家伙！他们能够睡觉，但却四处去逛。”说着，他也带着困意打个哈欠。

德拉干和我跑到我的棚子门口，我小心的拉门把手，门还是吱嘎了一声，德拉干对我轻声耳语：

“我们就呆在门口，外面不冷，不要进去，会吵醒大婶。”

我们坐在门槛上，德拉干把枪放在怀里，对我说：

“喏，开始吧，让我看看，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唤醒我。”

“我要同你商量，我们给小豹子起个什么名字。”我一口气说出来。

当我说完这句话，德拉干惊诧地拍着手，我似乎觉得拍打声像炮击声。惊诧过后，他回过神来，问：

“你就为这个唤醒我？明天早晨我得出发呀，你傻了？”

他打算起身了，可我用力地拉住他的手，和气地请求他：

“我请求你，留下。动起脑筋来，我不能睡着……”

听我说了，德拉干宽容地挥了一下手，说：

“喏，好吧。就这样！我留下。反正现在我也醒了。说说，你想出来了吗？”

“没有合适的……我想到‘孤儿’，但它不是孤儿，因为它有我呢。”

“还有我。”德拉干接上话。“叫‘森林之子’？你看如何？”

我想了一下，然后说：

“不，我也不喜欢着个名字，很显然，它就是森林动物，因为它出生在森林。”

“是，你是对的。”德拉干也同意。

“那么，‘游击队员’？”我建议。

“不，也不合适。”德拉干挥手。“你，捷利科，是游击队员，但小豹子不是，它只是动物。”

我长叹一口气。

“你看见了吧，这件事多么不容易。它就得叫‘小豹子’吗？”

德拉干摇头否定：

“完全不！为什么要叫它‘小豹子’，没有这个名字，它也是小豹子。它应该有个名字，叫起来，人们一下子就知道说的是哪个小豹子。”

“对呀。它还得长大，不会总是小豹子，终究会是大豹子的。”

我们还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我突然注意到，德拉干的头落向他的肩膀，我可怜他，他太累了，太疲劳，明天还有漫长的路途等着他。我让他去睡了，我们下一次再想出名字吧……

德拉干转瞬之间消失在通信员的棚子里了，我慢慢地打开门，为了不吵醒大婶，走进去，爬上我的床。

我还在铺草上翻来覆去，就为了安静地躺在我床边口袋上的小豹子，我不能入睡。

终于睡意征服了我，我已经不再想名字了。但是我又醒了。我记起来，爸爸曾派管理员约沃和他的助手，棕红色头发的拉伊克，出发了。他们同第二十二纵队 14) 一起到战场，

去把战利品运回后勤处。

“他们到战场了？到哪儿了？沃钦解放了，斯拉文斯卡·奥拉霍维查 15) 也是，而卡普多尔 16)、库捷沃 17) 和杜洛瓦茨 18) 也解放了。那么，他们到哪儿了？”就像刚才我动脑筋为小豹子起名字一样，现在我不停地在脑子里数着所有我知道的地方，但是我猜不到他们去哪里了。可能去维洛维梯查 19)，也可能是斯拉蒂那 20)、普来泰尼查 21)……可是对我来说，这些地方是那样大，我甚至不敢去想它们。所有的人谈论它们就像谈论敌人的大据点。那么，他们到哪里了？不，我猜不到，去问？唉，我不能那样做！没有什么用！爸爸会立刻赶我走，禁止我再进入参谋本部，他会说：“你不应该知道的，关你什么事！”

是的，爸爸！他是对的！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会知道。我的爸爸是严厉的，但是好人。他多么喜欢我的小豹子！他是多么兴奋和开心地说过：

“它很美丽，一身斑点……”

我疲惫的思绪突然停在这句话上。爸爸怎么说的？一身斑点？一身斑点是指他皮毛上的斑点。对呀，小豹子有美丽的白色斑点点缀在黄色的皮毛上。

“就是了！”我大声喊着，突然醒过来。“皮尔格 22)，叫它皮尔格……”我高兴得笑起来。

“你为什么吵闹？”大婶的声音使我回到现实，她被我喊醒了。“至少在夜里得安静。”我蜷做一团，无声地缩进被子里，立刻心满意足地睡着了。小豹子有名字了。

9) 查波 (Capo)，人民英雄伏拉多·雅尼契 (Vlado Janić, 1904-1991) 的化名，希萨克地区第一支游击队的指挥员，他在克罗地亚中部地区发动反对乌斯塔煞政权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纵队政委，后任军团政委。

10) 德拉普钦 (Drapšin)，人民英雄彼塔尔·德拉普钦 (Petar Drapšin, 1914-1945)，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将，西班牙反对弗朗哥独裁战争的自愿者。1941 年他在黑塞哥维纳 (Hercegovina) 发起反对乌斯塔煞政权的斗争。

11) 奥尔良瓦茨 (Orljava)，克罗地亚波捷卡 (Pozega) 市附近村庄名。

12) 苏特柯 (Zutko) 克罗地亚语黄色东西的意思，猫的名字。

13) 扎伊罗 (Zailo)，克罗地亚帕布克山上孤立的村子。

14) 第二十二纵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事游击战的一支游击队，隶属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军。

15) 斯拉文斯卡·奥拉霍维查 (Slavonska Orahovica)，克罗地亚帕布克山脚下的城市。

16) 卡普多尔 (Kaptol)，帕布克山下村庄名。

17) 库捷沃 (Kutjevo)，斯洛沃尼亚 (克罗地亚) 城市，盛产葡萄和葡萄酒。

18) 杜洛瓦茨 (Dulovac)，地名，位于比罗高拉山南坡和帕布克山西坡之间。

19) 维洛维梯查 (Virovitica)，位于克罗地亚东北部靠近匈牙利边界的城市，匈牙利名：Verőce。

20) 斯拉蒂那 (Slatina)，克罗地亚城市名。

21) 普来泰尼查 (Pleternica)，克罗地亚城市名。

22) 皮尔格 (Pirgo)，克罗地亚语：pirgav，“斑点”的意思。

五 约沃回来了

我为皮尔格折腾了两天，我已经担心，它会死掉。有几次，白天德拉干和我费劲地往它的嘴巴里灌奶，费了不少劲才灌进去。我们甚至很不忍心这样折磨它。可怜的小家伙蹬着小腿挣扎，企图逃脱。它忧伤地瞅着我们，似乎要说：“我不习惯这样，我的妈妈不用这种方式喂我。”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我们不能允许它饿死。我们也把它牵到母牛

那儿，但是小豹子不是牛犊，母牛也不是母豹子，人们如何能把他们弄到一块呢？

幸运的是德拉干同我在一起。前天他执行任务回来得早，立即到我这儿。他也帮助过我让小豹子喝点奶。如果没有它的帮助，会是怎么样呢？对此，我甚至不愿意去想。我整天提心吊胆，爸爸会重新委派他去什么地方。但是，很庆幸，这回轮到斯捷维查和米兰，他们相继去执行任务了。

如果卫兵的领导波格丹能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可是他回自己的村子奥尔良瓦茨了，因为有人捎信给他，它的孩子病了。要没有这样的事，他很乐意帮助我们。此外，我自己也得努力。

皮尔格已经完全适应我们了。我们从棚子里把它领到树林里的草地上，让他呆在那儿，我们要相信，它不会脱逃。我曾有点担心，但我内心深处相信，它不会离开我们。可是德拉干特别小心。

首先，太阳让小豹子吃惊，他眨着眼睛，摇头，然后就淘气地跑过草地，在森林前面停下来，转过头看我们，然后又转向森林，似乎模糊地记起了什么。我们屏住呼吸观察它，紧紧地拉着手。终于它又向森林走了两三步，走进树荫下面，抬起头，嗅着周围。

“它要走。”德拉干耳语，脸色苍白。“我说过，它不是狗，它是森林的动物……”

我不再忍耐，放开德拉干的手，柔和地小声喊着：

“皮尔格！来，皮尔格！”

小豹子停下来，转向我，好像有什么让它吃惊，另一侧的目光还瞧着森林，缓慢地低头回来了。

“它回来了！”我狂喜地说。

“是的，它回来了！现在它真正是你的了，不再担心它会脱逃。”德拉干认真地断定，我感激地朝他微笑。

当天晚上，晚餐后我们来到棚子前，几乎每天晚上都这样，我们坐在倒下的树干上，这树干有几米长，就像个长凳子，或者坐在我们带来的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三条腿小椅子上，讲着故事。每个人都讲述自己在部队里的经历，或者回忆起自己的家。一些人沉默不语，可以听到从通信员坐着的地方传来的叹息或者爆笑声，他们总能找到可笑事儿。

对我来说，这是一天里最美好的时刻。从约萨房间的窗户看到，汽灯光线洒落在地上，可以听到敲打打字机和翻弄纸张的声音。高大橡树的枝条上，树叶在抖动，发出沙沙声响。还可以听见路上的声音和大车的吱嘎声。村民们访问我们部队返回了，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宁静和美好，只是遗憾，我的母亲不在这里。这样的时刻，我好像不是在战争里，没有什么能制止这样的安详与寂静。

这个晚上我几乎就这样坐着，听见了卫兵在路边尖锐的命令声：

“站住！”不一会儿，就是约沃快活的声音，他喊：

“嗨，你在上边，就这样欢迎运来满车物资的人吗？你们都应该到路上来，向我们深鞠躬。”

“鞠躬的时候过去啦。”德拉干快活地喊，从大木头上跳起来，还有我，其他人也惊奇地跳起来，跑去迎接他们。

过了一会儿，他就讲起来了，让我们心驰神往：

“这次进攻太成功了。二十二纵队真辉煌！如果你看到他们是多么勇敢地冲向敌人的话！”

“我们看你们的大车就知道了。”大婶插嘴说，用头指向陆续赶进基地的大车。

“这不算什么。留在队里的还有成倍的多呢，同志们也把一车赠给第十七纵队（23）。”约沃的助手补充道，他不停地用蓝手帕擦着脸，好像酷热难忍。

爸爸也从屋子里走出来，约沃和助手拉伊克向他敬礼，约沃问：

“少校同志，我们把物资入库吗？”

爸爸想了一下，说：

“今天晚上就不必了。天黑了，你们也很疲劳，我们等到明天早晨，那时我们给所有的物资安排适当的地方。”

然后，他转身对着当天晚上从奥尔良瓦茨回来的老波格丹，下命令：

“选派卫兵，整夜在大车附近站岗。”

波格丹选出几名卫兵，驭手把马匹卸下来，牵到马厩里。

整个时间我都在波格丹身边转悠，因为直到那时候，我也没有机会同他交谈，我拉住他的手，说：

“你回来，太好了，波格丹同志。我等你都急坏了。”

“你等我？”他吃惊了。“为什么事等我？”

“为了皮尔格，你不记得了吗？”

“皮尔格？这是谁？”

“就是我的小豹子。”我急忙说。“它就叫这个名字。你答应过，教给我如何来照料它。”

“哈，小豹子？”波格丹笑起来了，只是这时候，才注意到站在我旁边的小家伙。“我看见，它活着，很健康呵。这就是说，没有我，你也做得很好……喏，我以后再同你说这个事，现在我们去听听同志们的事。”

我们也进屋了，这间棚子由于有张写字台，我们叫它办公厅。我把小豹子带到角落，给它安排个趴下的地方。爸爸问：

“喏，讲讲吧，我们的伤亡多吗？”

“取决于……事实上不多。”拉伊克开始讲。“牺牲一位连队指导员，正在包扎伤员的护士，四名战士和那个有名的机枪手马里扬，他总是站起来向敌人扫射。”

“有十几个负伤，其中三个人伤得严重。”约沃补充。“但是敌人可没有付出这样小的代价，上百名战俘，伤亡人数也不少。”

“缴获物资呢？”

“缴获的物资可丰富了。步枪、机关枪、弹药、食品、鞋子、衣服、被服，最重要的是我们缴获了整个药房，有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械。”

“哈，太好了。”大家都说着。“我们的伤员可高兴了。”

“痊愈得更快了。”

“现在这事就说够了吧。”约沃突然停止交谈，用狡黠的目光打量所有在场的人。“明天我们会接到军团的详细报告，电台也会广播这些。可是，”他停了一下。“现在来分配我们给你们带来的东西。”他自得地说着，看着我们惊奇的脸色。

“你还等什么？快把盒子拿来。”他对拉伊克说，拉伊克跑进夜色。不大一会儿他就返回了，把盒子放在桌子上面。

约沃把手伸进盒子，开始找了，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盯着他。

大婶接受了第一件礼物。

“我得为得到大份的伙食讨好她。”约沃递着眼色，给她一把结实的大梳子，就像特地为她那浓密的头发订做的。她很高兴。前几天她把从家里带来的那把梳子弄断了，从那以后梳头很吃力。

“喏，该你了，写字的人。”约沃说着，瞅着约萨那由于等待有点发白的脸。“我也得讨好你。”

“为什么？”约萨吃惊。

“为了我要回家的时候，你给我写假条。”约沃回答，从盒子里拿出什么东西。

“就是你要去十三营（24），也得在参谋本部拿假条！”约萨用话刺激他。因为他知道，

约沃来自大城市，那里解放之前他不可能回去。

所有的人都笑了，我问：

“十三营在哪儿？”

“在参谋本部。”约沃回答。“他们抓住谁，他就不再回来了，你还不知道吧？”

“以后你给他解释，现在分发礼物。”有人喊。约沃说：

“你说的对。”他把手放在身后，问约萨，他已经急得直跺脚了。“你要从哪只手里得到礼物，是右手还是左手？可得注意，说错了，礼物就没了！我也需要这个物件。”他故意使个眼色。

约萨深呼一口气。嘿，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想得到那样东西了，但没有权利去要求，那是他工作上很需要的！可能现在约沃带来啦。

终于，他看着约沃的脸，不确信地说：

“右手……活见鬼，什么事呢！”

“当然是右手！你是幸运的，因为你猜对了。”约沃笑着。“可是，如果你没猜对，你也会得到它。这是同你一起蹲过监狱的纵队特派员赠送给你的。”约沃说着，张开手，伸到高兴的约萨面前，一支漂亮的自来水笔，约萨几乎是从他手里抢过来。

爸爸得到自己“斯梯尔”手枪的漂亮枪套，通信员斯捷维查的是皮背包（他现在用马鞍上的口袋装邮件），我的德拉干是军官用的腰带，挂手榴弹的链环闪光，还有柔软的小皮条。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个东西，可我还是很羡慕他！

所有的人都得到了礼物。只有我站在一旁，小豹子靠近我，好像大家把我忘了。盒子也空了，我的心脏在胸膛里停止跳动。“他们真的就没有想到我？很清楚，他们没有把我当成游击队员，怎么会赠送给我东西？”我苦恼地想着，面对一无所有，我不会在他们面前流露什么。为了不让大家从我眼睛里看到我的气恼和痛苦，我把目光投向小豹子。就在这时约沃的声音招呼我了：

“你呢，捷利科，你不想要点什么吗？”

“我要什么？”我情绪低落地说。“如果你给我带东西了，早就给我了。”

“我不能同时给大家分发。”约沃笑了，而我想：“现在他在嘲弄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看着他的脸。然而他脸上没有嘲弄的表情，而是微笑和快活的。他把手伸进挂在自己腰带上的口袋里，我屏住呼吸地看着他，他拿出一个——甚至我无法想象——奶瓶子。

我的脸红到耳根，感到他再次不公正地对待我。上一次，他送给我木头枪，小孩子的玩具，而现在——奶瓶子。

我要什么也不说地溜到外面去。在场人的笑声在我的耳边回响。成年人对我笑，我几乎不能容忍，而斯捷维查和米兰笑得更过分。不，我不能留在这儿。我向门口跑去，没注意谁挡着我的路，约沃抓住我的手，我无法挣脱，他对我说：

“你为什么生气？我想，你应该很高兴……我寻找奶瓶子，因为我知道，你最需要它。”

新的笑浪震耳欲聋，两行辛酸的泪水在我脸上流淌。

此时德拉干也掺和进来，他从约沃的手里拉出我，愤怒地咬着牙说：

“这不是好玩的，约沃！一个经历过三次进攻和轰炸的孩子，不需要奶瓶。你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留给自己。”

“啾啾啾，小公鸡，住嘴！你是律师吗？而我知道，你也会需要它。”约沃无情地嘲笑，把瓶子递给拉伊克，拉伊克就消失在黑暗里了。

这时候我恨起约沃了。以前我是多么喜欢他，可是现在我同样痛恨他。他触怒我还不足，现在还冒犯德拉干。在我和德拉干表态下，大声的意见来自各个方向。而爸爸，不去责怪他们，一声不吭，甚至自己还笑，可我认为，他爱我。也看看大婶！她的脸上也不是愤怒，

只有温和的微笑。她也反对我了？

拉伊克回来了，递给我装满了奶的奶瓶，我打他，用拳头打他的胸脯，但他只是笑，把奶瓶递给约沃。而约沃这下满足了，看我认真地发怒。他用手抬起我的头，和解地说：

“嘿，发脾气的小孩！我不是要冒犯你。”

他的语声里，有什么促使我安静下来，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继续说：

“你看看吧，你不需要奶瓶。我知道你在费力地喂小豹子，现在你看！”他离开我，把奶瓶放在走近他的皮尔格的嘴巴里。

皮尔格用力地吮吸着，转眼之间，瓶子就空了，他吸着，吸着，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瞧，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你带奶瓶来，我不是想触怒你。”约沃似乎在责怪我。

那时候，我低着头害羞地站在那儿，身旁的德拉干拉着我的手，但同时也很高兴。我看着小瓶子里的奶怎么空了，现在我敢肯定：皮尔格得救了，它不会饿死。低着头，我小声地感谢约沃，他还送给我写字板，粉笔和识字课本。为此我真地高兴起来了，虽然爸爸说我还小，不到学习的年龄。但是对于这一切来说，我为什么还太小？如果说对于战争我还太小，而对于学习，我就不小！

23) 斯洛沃尼亚民族解放军第十七纵队是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伍，组建于1942年，有三个营，六百多名战士。

24) “到第十三营去”意味着受处罚，因为十三营是惩罚犯错误士兵的队伍。

六 谁是小偷？

几天过去了。一天比一天美好，太阳照耀着，雨也只是偶尔湿润大地，甚至下雨的时候，说的是夏天的骤雨，雨过之后，天空出现绚丽的彩虹。秋天一步一步地来啦。

我的小豹子在长大，强壮起来。它的牙齿已经牢固，两只小角在头上钻出来，没有人比我更高兴了。可不是我一个人高兴，德拉干，总是我最好的朋友，同我一起高兴。我不能想象，没有他和皮尔格，我怎样生活。皮尔格已经长大，不再是那个，像别人那样叫过它的“吃奶儿”了。它的毛也变长，变粗了，而斑点似乎开始褪色了。夜里它用前腿跳到我和大婶的床上，用嘴巴推着我们，让我们给他夜里的一份奶。最近这些日子，我同它经历了多么可笑的事情！

有一次，大婶派我到库房给她取几头洋葱。我带回十头洋葱，把它们放在厨灶旁边的板凳上。过了几分钟，大婶又喊我，我回来了。

“您要什么，大婶？”

“你还问我要什么？”大婶生气地摇头。“我要知道，你为什么变得不听话了。”她责备地说。

“不听话？为什么？”我不明就里地问。

“为什么？我刚才让你干什么了？”

“取洋葱。”

“瞧，你没忘。可是你取来了吗？”

“是，我取来了。”我吃惊地说。

“你取来了？现在你竟对我说谎！”大婶几乎发怒了。“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

“可是我取来了。”我也被激怒了，喊着，跑进厨房。“瞧，我就放在这儿了。”我跑到板凳那儿，停住了。板凳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厨房，可在哪儿也没有找到洋葱。

从那一天开始经常会出现怪事。我给大婶拿来白菜，放在厨房的地上，但是少了一半，

我拿来的大蒜，毫无踪迹地消失了。大婶生气了，责备我，认为我故意在气她。如果有人厨房，就什么也不会少，但是，如果我们不经意，厨房里没有人，总会少点什么。

还有更糟糕的是，保管员生气了，认为大婶太浪费。昨天我到库房找他，说：

“大婶让我来取几头洋葱。”

他惊诧地看着我。

“还要？”他没好气的问。“两三天前，我给她不少洋葱，足够一个纵队用的量，可是她还不够！她最近要多少胡萝卜！她变得大手大脚的了，我得同她谈谈……”

我开始为大婶辩护，这一切我也觉得奇怪。我说：

“大婶可是完全无辜的，这些事可能是小偷引起的。”

“小偷？你看见了？”拉伊克笑了。“我们这儿哪来的小偷？”

“我不知道。但是，你想呵，有一天我给大婶拿白菜，把我累得够呛，那几颗白菜很沉，我一颗接一颗拿过去，放在厨房的地上。大婶回来的时候，就剩下一半了。而大蒜甚至一头也没有了。”

“别说了！”拉伊克吃惊了。

“如果是像我对你说的这样，”我回答。“那么，你说，这不是有小偷吗？”

拉伊克搔着自己的头，说：

“奇怪的小偷。如果我是小偷，我得偷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大蒜和白菜。”

“你这里没有少了什么吗？”我接着问。

拉伊克用目光扫过库房，然后耸了耸肩。

“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今天我整理过货物，所有的东西都在原来的地方。”

陷入沉思，我走出库房，不再平静。“谁在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的确有谁要让我们不得安宁。”我想着，不痛快地想到以前我们过得多么美好，和谐，可是现在大婶的情绪是多么的低落。她不再愿意交谈了，而我也苦恼，好像过错在我。不能不调查！查出真相的愿望完全控制了我。

“我去抓这个小偷。”我决定，虽然我知道，就像拉伊克说的，不是真正的贼，因为他不偷值钱的东西。在库房里有鞋子、衣服、被服和其他物品，可这些什么也不缺少，真正的贼不这么干。

一天早晨我又去给大婶取洋葱。我的小狗子跟在我的后面，像个忠实的狗。大婶不在厨房。我像往常那样把洋葱放在板凳上，坐下来。我等大婶回来，为了这回洋葱不再丢失。但是，那时我突然冒出个主意：

“我藏起来观看，可能抓住他。”

我领着皮尔格从厨房里出来，隐藏在正对着厨房门的大橡树后面，门开着。我决定埋伏着，一直等到大婶回来。我可能揭开要寻找的真相，我为自己惊奇，为什么不更早地想出这个主意。

皮尔格围着我跳，我为此很生气，就是有人溜进厨房来偷洋葱，看见小狗子，他也不会拿。因为很明显：哪里有皮尔格，那里就有我，我得同它保持距离。小狗子稍微走远了一点，我抓住机会，悄悄地隐藏在小空地上枝叶茂密的榛树后面。皮尔格会去找我，它将离开厨房远一些。我在隐蔽处监视。时常有人路过厨房打开的门，他们停下来，或者改变方向，有人向入口处迈出几步，然后又走开了。约沃走过去，一个卫兵也路过。从通信员的棚子里走来斯捷维查，我紧张地盯着他走的方向。他准备出发，肩上挎着他的背包和枪，头上戴着游击队员帽。他用稳定的步伐走向厨房，在门口停一会儿，回头看了一下，进去了。

一瞬间，我惊诧了。很清楚，做这样事的是斯捷维查而不是别人！他在任何场合找我的麻烦，我似乎觉得，从第一天起，他就不喜欢我。他要挑拨大婶和我不和！我要跑进厨房，但转眼之间他出现在门口，用袖子擦着嘴。他的背包还是瘪的，手里也空着！他把洋葱头放

到哪里了？我困惑地站起来，斯捷维查不急不忙地往公路走去。我两大步就进了厨房，看着板凳，放在上面的洋葱没有动过。我走向放着饮水桶的椅子，看到旁边的水瓢还是湿的，那么，斯捷维查是渴了。他进来是为了在出发前喝口水，是我错怪了他！我感到有些自责，幸好我没有攻击他。

我慢慢地转回来，重新隐藏在树干后面。我今天应该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了我和大婶重新和解。时间飞逝，但是什么事也没有。我已经要从树干后面走出来了，可是，我几乎惊呆了，在厨房门前出现的正是我的皮尔格。它转身向四周看，似乎注意地观察了一下，然后飞快地跳进开着的厨房门。我停止呼吸。没有我，它到厨房去做什么？我等着它出来。它在里面逗留了一会儿，然后嘴里嚼着东西，出来了。

猜测在我脑海里闪过。它是小偷吗？我的皮尔格？喏，干的好事！

突然间我想起来，就像这回，也是在库房和厨房之间的路上，我掉了一头洋葱，皮尔格立刻把它连皮一起吞下去。那时我笑了，可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我的皮尔格就是那个小偷！我从树干后面跳出来，跑向厨房，为的是证实我的猜测。板凳上面我不久前放下的洋葱头，现在没有了。

我愤怒异常，气冲冲地跑出去，小豹子站得稍远一点，看着我。

我飞快地到它跟前，呼喊：

“嗨，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偷，从我这里滚开！我再也不要你了。”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回忆起来感到后悔——我用力地打它那毛茸茸的脊背。

皮尔格惊诧地跳开，悲伤地看着我，嘴里发出什么声音，好像请求原谅，而我仿佛看到它那总是快活的眼里流泪了，或者只是阳光的反射。我打它，可是它反而靠紧我，用它的嘴巴推着我，嗅着。

我开始后悔打了它，可它这样甚至使我更生气，我推开它喊：

“你还敢靠近我？滚开！”我说了这句话，又打它。

皮尔格重新跳开，再一次停下，用几乎像人的痛苦目光瞅着我，看见我不理他，缓慢地转过身去，消失在一排树后面。

这时大婶也来到了，他看到我凄凉地站着，问我：

“你怎么发愁了，捷利科？”

“我抓到那个偷吃的小偷了。”我不情愿地说，悲伤地看着小豹子离开的方向，为的是再看它一次。

大婶来精神了。她用围裙擦着弄湿的手，问：

“真的？是谁？”

我深深地叹口气，挥了一下手说：

“您若不相信，我宁愿不说。”

大婶走近了，拉起我的手，她焦急地说：

“说吧，是谁？”

我底下头，小声地嘟哝：

“皮尔格……”

我觉得，似乎也分担着它的部分羞耻。大婶不信地重复：

“皮尔格吗？”

“是，就是它。”我证实了，深深地叹息。

“哈哈！”大婶笑起来。“我们几乎翻脸了。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把过程讲给她听，不明白大婶为什么笑，我都要哭了，她还笑。

“好了。”她终于不笑了，说道。

“为什么好？”我惊诧了。

“喏，上帝呵，你怎么又问‘为什么’？你怎么不明白呢？皮尔格做这样的事，不比我们之间的谁做更好吗？”大婶急忙说。

“那倒是。”我说，突然间为我在想通这件事之前，那样生气，感到后悔。

“可是它现在哪儿去了？”大婶看着周围。

“它走了。”我结巴起来。“我赶它走……”

“怎么‘赶走’？”大婶不明白。

“我打它，喊着‘从我这里滚开！小偷，我再也不要你了’，那时它靠紧我，用头擦着我，我又打它。”我苦恼起来，吞着眼泪。

大婶惊慌地看着我：

“你打它了？打皮尔格？你还有脸说出来，怎么不感到羞耻？皮尔格只是动物，它不理解什么是偷，而你对此也有过错。这就说明，你没有把它喂好，如果它能吃那么多的话。”大婶数落我的过失。

她美丽的蓝眼睛责备地看着我。

但是我没有注意听她说话。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重复“你打它了？打皮尔格？”那时大婶说：“你伤害了它，冒犯它。现在它可能同你疏远了。”我跑到树林里，为的是找我亲爱的小狗子，同它和好。喏，我将请求它的原谅，我的皮尔格会忘记我打它……

我一直徘徊到晚上，既不感到饥饿，也不感到疲劳。黑暗笼罩着树梢了，我才回家。我的心充满了忧伤和痛苦。类似的糟糕事在我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过。德拉干回来会说什么？我为什么打它？它现在漂泊到哪儿去了？睡在哪里？它因为自己饥饿有过错吗？皮尔格就是个小动物，像大婶说的。它如何会知道，毫无因地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合礼数的？——我本应让它不犯错。可是，我甚至打它，还是两次！可是我生气了……然而，我的皮尔格会原谅我？希望之火占据我的心，也许我在家里能找到它。最早出来的星星在天空闪烁，那时我回到后勤处。

但是皮尔格没有回来……

那个晚上人们白白地给我端来晚饭，白白地提起忘恩负义的皮尔格。就是老波格丹要我相信，即使不出现这样的情况，皮尔格迟早会走的，我也不肯听。“它在成长，头上的角在长，森林在呼唤它。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所有成年的生物，都会回归自己种类的生活。它不是猫和狗，能被绳子拴在家里。”他说着，抚摸着我的头。

那时他对我说：

“波格丹给你抓另一头，更漂亮的小狗子。皮尔格已经大了，不那么和善了。”

我伤心地哭了。这时候我忘记自己是游击队员，放任地哭，用手敲打着桌子。

“住嘴，住嘴！我不需要你的小狗子，皮尔格是最漂亮的。它是我的，我没有用枪去猎获它，它是为了躲避轰炸来让我保护的。”

我把自己扔到床上，脑袋放在枕头下面，甚至不再动了。我长时间听着，它是不是用优雅的小腿敲打房门，招呼我把它放进来。夜里所有的人都离去了，大婶也由于工作的劳累而入睡了，我走到窗户那儿，长时间观看夜色。又一次，我甚至走到门口去听，但是除了卫兵的脚步声和猫头鹰的呼啸，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有一会儿猫头鹰就在我头顶附近呼啸，我害怕了，走进棚子，钻进被子底下，然后睡意战胜了我。

早晨来了，可是我的小狗子还没有回来。

白天就在后勤处附近徘徊中过去了，我在那里等着皮尔格回来。我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那天我决定也去寻找它，但是德拉干让我留在这儿，因为小狗子习惯这个地方了，它可能回来。如果它看不见我，就会重新走掉。我服从他，就毫无目标地在四处溜达，像无头的苍蝇。我悲伤地几乎不吃不喝。

不只是我这样，所有的同志都发愁，最奇怪的是，不但斯捷维查没有嘲笑我，米兰也没

有，他甚至说，为了这个小豹子，他也要哭。

第三天日落的时候，由于担心和忧伤，我很疲惫，坐在橡树干上，甚至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触动我的脊背。我急忙转身，皮尔格站在我身后，盯住我看。我欢呼一声，从树干上跳起来，用力地拥抱我的皮尔格，它显然原谅我了。它把微微颤抖的小脑袋伸到我的脸上，我觉得，我们的泪水交织到一起了……

七 同德拉干到帕布克去

德拉干一如既往，热心和忠实地执行自己的通信任务，但是他争取更早一点返回来。路上他很少休息，只是为了早些回到我和皮尔格身边。我们常常在公路边上等他，皮尔格一听到德拉干快活地歌声，就像忠诚的小狗，跑去迎接他。那时它会把头伸进他的游击队员服上衣口袋里，它最高兴的时刻，是在口袋里找到糖块。

那一天也是如此。我坐在公路上面的高岗上，皮尔格躺在附近。我在写字板上画着，而皮尔格抬起小脑袋，好像在监听，我也竖起了耳朵。突然我听见德拉干的歌声。我站起来，跑去迎接他，皮尔格在我身后跑着。然后我们就同我们最好的朋友，通信员德拉干，交谈起来。我们冲着皮尔格笑，它又把嘴巴伸向德拉干。德拉干把手伸进口袋里，对皮尔格说：

“喏，你要得到你那一份……可是今天我没有糖，梨干的味道也不错……”

皮尔格从德拉干的手掌里用嘴叼起三片梨干，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我问德拉干：

“德拉干，我们到小河那儿，你好去洗洗脸吗？”

“还不用。”他回答。“我应该先到管理员同志那里递交报告。你去小河边吧，在那儿等我，我很快就到……”

过了不大一会儿，我们就坐在河边交谈起来。德拉干把自己从头到脚都洗了，然后穿上衬衣和军装，戴上帽子，扎好皮腰带，把手枪放在伸手就可以摸到的位置上。我看着他，真的很羡慕，就问他：

“德拉干，当通信员容易吗？”

“说真的，挺难。”德拉干回答，看着前面，想着。“只是看起来容易。你想，如何深夜里通过敌人占领的区域，穿过森林，跨过铁路线和河流，你就知道了。有一次落进埋伏，另一次在射击里穿过去，整天带着重要的文件，不能落入敌人手中……”

“你在路上看见什么了？”

“各种各样的事。对我来说，最困难和痛苦的是看见被烧毁的村庄，它几天前还好好地，村子里的人都还活着。今天我站在大火烧过的废墟上。看见了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子，驼背的老人。就这些了。我有一块在莱拉伊萨站领到的面包，就给了那位老人……这场战争真恐怖！”

“真的，它太恐怖了。所以我为自己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儿，感到害羞。我知道今天晚上在那里睡觉，我也知道，明天大婶会给我早餐……”

德拉干挥了一下手，说：

“别说蠢话。你为什么害羞？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还小。此外，你知道今天晚上你能睡在你的床上吗？别挑战魔鬼！就在此刻，也许会有位通信员正送来进攻开始了的通报。”

“让他送来！让它开始，”我不管不顾地喊。“我想真正地战斗。我在后方呆的时间足够长了……”

德拉干惊诧地看着我，严肃地说：

“你真的疯了，说这样的话。战斗开始地时候，你应该到地下掩蔽所去躲避。你想呵，在地下深处没有光亮，没有太阳，没有新鲜空气，度过一天又一天是容易的吗？而在地下隐

蔽所里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找到。”

听了这些话，我觉得有点不高兴，可我知道，德拉干是对的。我可不是第一次在地下棚子里隐藏。我向他靠得更近些，压低声音问：

“进攻真会要来吗？”突然我感到心脏跳动得厉害。

“我们不谈论这个……可能只有德拉普辛和查波同志知道……在战争结束之前，总还有很艰苦的战斗。还有进攻吗，什么时候？咳，我不知道。”

可是我可不能被德拉干的话安慰了。我手里翻动他的口袋，从里面拿出他正勤奋阅读的小册子，我想着，说道：

“可是，德拉干，我要做点什么，做点战争结束之后，甚至到我生命的最后，我也能记住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为这场战争做出奉献。这样，它才有可能更早地结束。”

德拉干沉默了一会儿，啄木鸟在树梢上啄着。从棚子里传来压抑的声音。德拉干拔着我坐着的草，看着前面，想着，又说话了：

“我想，捷利科，你知道，现在做得还不够。”

“那我做什么？”我惊奇了，使劲地盯着德拉干的脸看，看他是否在嘲笑我，但他的脸色是安静和认真的。

“我得做些什么？”我又一次问。

“你做了许多。你像游击队员一样饥渴，一样挨冻，睡在赤裸裸的地上，被雨淋湿过，人们在你周围射击，你像成年人一样忍受着这一切。我知道，在地下棚子里，你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有病的鲁萨，虽然你也渴。以后，你两次首先通报大家飞机来了，同志们得以及时隐蔽起来，谁知道，为此你解救了多少人的生命！现在你从死神手里解救了皮尔格，而没有过多久，你就学会了读和写字母。瞧，你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你还要继续做什么？”说完，德拉干从我手里拿过口袋，他躺在草地上，眼睛里已经有了睡意。

我想着，德拉干说得对。我不能做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刚刚五岁。但是我要做点什么，做什么呢？突然我的脑海里有了个简单但很好的主意。

“德拉干。”我打算对他说，看着他，但是他双手放在头下，已经睡着了。

“我得让他睡，他走了一整夜。”看着熟睡的朋友，我关爱地想到。“等他睡醒了，再告诉他我的主意。就这样……”

……德拉干重新准备出发了。他给自己的鞋子打上油，擦好了枪，请大婶把他的衬衫熨一下，那是他自己在河边洗干净的。我观察他，但我不打算问他要到哪儿去。爸爸教育过我，尽量少发问。但是这一次德拉干知道了他在河边睡着的时候，我想出来的主意。我带着渴望观察他，他自己会告诉我他要去哪儿吗？可是他平静地准备着，因为我的爸爸对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来报到，你得出发了。”

我跳着脚，观察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他似乎没有太顾及我。我只是时不时地察觉到他那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那微笑也像落在地上的雪花，很快融化了。

突然，他看到我好像很吃惊，喊着：

“你为什么站在这儿？去准备！我多一分钟也不会等你！”

我惊呆了。然后我用腿能允许的速度，跑进厨房，奋力地喊：

“我走啦，我走啦！我也走啦。大婶，快给我找干净的袜子和衬衫。”

“你到哪儿去？到妈妈那里去吗？”大婶问，马上停住手里的活计。

“我不到妈妈那儿！我也喜欢到她那儿去，但是现在我同德拉干去帕布克。我同皮尔格去慰问伤员，让他们高兴高兴。”我一口气说着，用油飞快地擦着鞋子，就像我看见德拉干做过的那样。

“宁愿擦你的脚后跟。”大婶笑起来。

“为什么？”

“因为没有马，你到不了医院，德拉干，我知道，他可没有马给你骑。”

我恼怒了：

“没关系。我能走上去。我不再是像我刚来这里时那么小了。可是你，大婶总是能找点什么……”

“爸爸呢？他同意了吗？”

“爸爸？”我胆怯了一会儿，真是的，爸爸，我甚至没有想到他。我柔顺地看着大婶。

“可是，大婶，您允许我就足够啦。”我讨好地说。“就您关心我。”

大婶笑着，说：

“是的，我关心你。但是在这里军需官是最负责任的，他说什么，大家得服从。因此你得去问问他。”

我理解，大婶是对的。我从厨房里赤着脚跑出来。匆忙地奔向“办公厅”，那是我们给有打字机的房间起的名字。

“爸爸，请允许我也去。”我喊道。只是这时候才注意到，爸爸身边坐着一名不认识的上尉，他惊奇地看着我，爸爸生气了：

“你就这样进来吗？好像是如果人们说他不遵守纪律他还生气的野蛮人！”他责怪我。

“出去，再有礼貌地进来，然后说你要说的。”

我害羞地出去，喏，我还必需那样做！“现在他可能禁止我去了。”

我愁苦地回到厨房，大婶问：

“喏，你能出去吗？”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悲伤地看着她。我低头看见床上干净的袜子和擦亮的鞋子，大婶不出声地看着我。我感到，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又没有礼貌了。可是我似乎觉得她嘲笑我。

我梳梳头发，穿上游击队员服的上衣，刷一下帽子，带在头上，缓慢地转身面向“办公厅”走去。现在门关着，我轻轻地敲门，听到“进来”时，我进去了。我用士兵的姿势站在门口，举起握紧的拳头，致敬：

“消灭法西斯！”

“人民得解放！”其他人回答。

“你要干什么？”爸爸严肃地看着我，问道。

我吞了一下口水，压住不痛快。

“少校同志，我来是请求允许我和通信员德拉干一起去帕布克的游击队医院。”我说完了，已经没有一点慌乱。

“你到那里去做什么？”爸爸惊诧地问。

“我带着皮尔克，去让伤员们高兴一下……”

爸爸显得很惊奇：

“好主意。”他说，我继续：

“喏，你要知道，爸爸，”由于兴奋，忘了说“少校同志”。“德拉干对我说，那些可怜的人好多天痛苦地躺着，我要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想了又想，得出结论，这就是我能为他们做的了。”我向他身边走去，靠着他。

爸爸赞同地看着我，上尉也好奇地看着。他问爸爸：

“少校同志，皮尔克是谁？”

“你还没有听说过？”爸爸吃惊了。

“没有！”

“喏，捷利科，给上尉同志讲讲皮尔克。”爸爸抚摸着我的脸蛋。

“但是，爸爸，你讲给他听，放过我，因为德拉干十分钟之后要出发了。”我看着爸爸

请求，自己也生气，这个上尉偏偏这时候来。

爸爸无声地看了我一下儿，然后让步了，挥手说：

“喏，好吧，你能去，但是要遵守纪律！”

他还没有说完，我已经跑出门了。

“嗨，等一下，小笨蛋！”爸爸的喊声让我突然停下。“你就这样走了吗？”

我又慌乱起来。当然我应该致敬，可是因为激动，我忘记了。我回来，敬礼。

“这样就好啦。”爸爸满意地说。“现在听我的，给伤员带上些东西。管理员约沃会决定给你们带什么，我去准备书籍和杂志……”

我焦急的把体重从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上，点头同意，爸爸刚说完话，我就跳到门口。

“你着急到那儿去？还得耐心等一会儿！”爸爸的声音叫住我。“上尉同志同你们一起去，其实德拉干是陪伴他去医院，给他领路。上尉同志是去慰问营里的伤员，明白了吗？”

我像士兵一样立定，大声清楚地回答：

“明白，少校同志！”

“准许离开，去执行任务！”爸爸说，而我像出膛的子弹，跑到库房。

在那里我看见载满物品的大车，可以看出有糖、糖水罐头、蜜饯、各种水果和其他东西。约沃还往车上放着包裹，我走向他：

“约沃同志，军需官同志说，你也要给医院一些东西。”

“好的，捷利科，好！我正在装车。”约沃说着，把一个不大的包裹扔到车上。

我既不认识这辆大车，也不认识那匹瘦马捷坎，甚至也不认识赶车的人。我立刻明白，上尉也给伤员运送礼物了。

一些通信员和卫兵围在大车旁边，也有几名不熟悉的游击队员。我对德拉干说：

“爸爸批准我同你一起出发啦。”

“我知道他会批准的。”他高兴地回答，然后满意地问：

“他对你都说什么了？”

“捷利科同志，准许离开，但是要遵守纪律……”

我郑重地挺直了身子，说出这句话，只是在不久前，我才吃力地学会正确地说出“纪律”这个词儿。

“好极了！”德拉干高兴了。“我说，你有资格去。”

我到厨房去向大婶告别，顺便拿我的背包，把衣服和吃的放在里面，然后我跑到森林里，注意不让人看到我。只有我的皮尔格在我身后跑着，在它面前，我没有秘密。

我在大橡树前停下来，树下面有个坑，我把手伸进去，在我放进去的树叶上面，放着苹果，我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放进背包，一会儿就放满了。自打我决定要去看望伤员，我就没有吃过一个大婶或者别人给我的苹果，它们是我给伤员的礼物，为此，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回来后，在大车那儿还有惊奇等着我，除了我们，还有后勤处一些当时没有紧要任务的人，它们请求爸爸批准，他们也去。这就成了后勤处对伤员的充满同志情谊的访问了。

八 上尉讲的故事

我们终于出发了，太阳使劲儿地照耀着，但是我们在森林的树荫里走着，没有感到热。大车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小路。我勇气十足地走着，没有落后，皮尔格在我身旁快活地跳来跳去。它到处嚼着青草，撕扯绿叶，然后再跑，激动地嗅着什么，把脑袋向四周转来转去，我有点担心地观察着它。

分手时，老波格丹在我耳边说的悄悄话，不停地我的耳边回响：

“注意，别让它消失在大森林里。别让它离开你的视线，时时召唤它。”

他没有大声说这些话，我很感激他。

不久我就忘记对皮尔格的担心了。

我观察我周围的区域，到处可以看到被轰炸过的痕迹。四处躺着被炸断的树木，地上也掘出坑来。我看着周围，忽然觉得，这正是皮尔格来到我身边的地方，我告诉德拉干。

“喏，这就是说，你那天跑到离后勤处挺远的地方了。”他吃惊地四处看。

“给我背包，捷利科。我来背它。”德拉干提议，我不同意地摇头：

“这是我要给伤员带去的礼物，我应该自己背着它。”我坚定地说，虽然，如果不背着它，走起来会更容易些。

我看着马上的上尉。他已经提议让我骑马，我没有接受。让他们别想我小到不能走路，然而我逐渐开始落后，上尉已经走出很远了，战士们也跟着他。只有德拉干同我在一起，我们谈论着各样的事情。

我们终于到达山坡顶端，游击队员和上尉在密林里等着我们，上尉下马，马就在他身旁吃草。

“喏，你们到了，孩子们？”他微笑着问我们。

“是，”我喘着气说。“我们落后了，因为我们得等皮尔格……”我慌乱地找借口。

“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大家都疲劳了，是不是，同志们？”他问在场的人，首先坐在地上。

我感激地看着他。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为了我，才命令休息的，我太小，不能理解这些。我在他附近坐下，头靠在树上。我给他讲，我是怎么找到皮尔格的，他兴致勃勃地听着。然后他讲起部队参加过的战斗，讲起那些小通信员，他们是战斗中最好的联络网和最有威力的爆破手。我瞪大了眼睛听他讲，虽然对这一切我已经熟悉了。但是最使我喜欢的是，一个九岁孩子的故事，他几乎解救了整个纵队。事情是这样的：

在那次事件之前两天，纵队在柳多契的密林里为自己选择了休整的地方，他们要在紧张之后休息一下。厨师们生火，支起大锅，司务长刚屠宰了一头公牛，正在剥皮，护士为留在队里的轻伤员包扎伤口，宣传鼓动部的同志调整收音机，准备收听新闻，以便转送。纵队似乎要在此地较长时间宿营。

纵队参谋本部的同志们在森林边的绿坡上选好了地方，他们热烈地讨论起来。他们面前铺放着标注详细的本地区地图，司令员总是俯在上面看着。就在他们谈论得最活跃的时候，他们注意到，有人正沿着陡峭的山坡，像着魔一样地跑来，他在灌木丛那里跌倒了，爬起来，重新用四肢往山顶上爬。

司令员和政委开始观察他，马上认出，跑来的是一个孩子。不一会儿，脸色通红，一头淡黄色头发孩子就站在他们面前，头发由于汗水粘在他绿色的眼睛上，他看着一位同志，又一位同志，不知道该站在哪位面前。终于他气喘嘘嘘地说：

“同志们……敌人……”

司令员和其他的人都跳起来。

“在哪儿？”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在下面，村子里。”小孩子大口喘气，坐在地上。他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水，手背上的泥土却把脸弄脏了。他继续急急忙忙地说：

“敌人来到我们村子，一大群，他们也进了我们的房子。我偶然听到，他们要偷袭你们，趁你们没有注意。有人把你们的位置通报给他们了。他们昨天夜里开出自己的要塞，白天在我们村子里度过，在村民中散布消息，说要去另一个方向，可是我听到他们的谈话，说你们在柳多契，他们要来攻击。夜里他们开拔了，我偷偷地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今天早晨，

我们到了山下的村子，当然，我没有进去。我从早晨就找你们，在森林里迷路了。”孩子气喘嘘嘘地说。

“那你怎么找到我们的？”政委问。

“我看见冒烟了，就知道你们在这儿。”

司令员和政委相互交换一下眼色，孩子很惊奇，所有的人都很镇定和安静，没有跑出去逃避。最终他说：

“他们人很多，我们怎么办呢？”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只有政委探究地看着他，敏锐地问：

“你是谁？”

但是孩子没有惊慌，他直接看着政委的眼睛，说道：

“我是约超，斯穆德村的。乌斯塔煞杀死了我的父亲。”

“好，约超，感谢你。”政委拍着他的肩膀。“你帮了我们大忙。”然后他转向坐在附近树下的通信员们，喊来三名通信员，下达了什么命令。

过了不大一会儿，整个休整营地活跃起来了。战士们用铁锹挖掩体，准备战斗。人们把纵队救护所、伤员和宣传鼓动部迁往密林深处，而连队进入战斗位置。火继续烧着，战士们不能没有午餐，而敌人会以为，这些人毫无防备地休息呢。

入夜了。我们准备好战斗，等着他们。乌斯塔煞以为我们入睡了，第一批人开始射击了，当他们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用强烈的，统一的射击回答他们。受惊的乌斯塔煞向我们冲锋，激烈的战斗打响了。当然，是我们胜利了。斯穆德村的小约超就这样帮助了我们。一一上尉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那他后来怎样了？”我盯着上尉被晒黑的脸问。

“没有什么！他留在部队了！他不愿意再回到自己的村子。我们发给他一匹波斯尼亚小马和步枪，步枪的枪筒在战斗中被打坏了，我们给他修好了，就这样约超领到了虽然小，但是真正的步枪，他成了营里的通信员。”

我沉默不语，不愿意再问什么，只是深深地叹口气，辛酸地想：“他只有九岁！”

那时，我突然闭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没有，只觉得有谁摇动我。我努力地睁开眼睛，跳起来，为自己开脱：

“我没有睡，上尉同志，只是闭上眼睛，听你讲故事。”我揉着眼睛说。

“谁说你睡着了？”上尉笑着。“但是我们应该走了。我建议：你骑一会儿我的马。”

我高兴极了，我是多么喜欢马呀！我兴奋地说：

“好极了，上尉同志！我早就想骑马了！”

我看着德拉干，他在微笑。我似乎觉得他用微笑来嘲笑我，同时我想起大婶的话，当我同她说，我要同德拉干一起去医院的时候，她说，没有马，我到不了医院。我得让她相信，我用腿也能走到医院，我不是像刚来到游击队时那样小了。嗨，为此我不愿意骑马，因为大婶以后会说，她说对了。可能上尉也这样认为。

我疑虑地问他：

“上尉同志，你为什么让我骑马，你以为我走不动了吗？”

“我没说你不能走了。你能，但是路还很长，而你还小。”说着，他从马上下来。

“哈，你是在想我不能走了，如果你不这样想，你就不会说，我还小……”我生气了，从马身边离开。

上尉惊奇地看着我，拍着我的肩说：

“喏，捷利科，别硬着头皮了。如果你不敢骑马，那我就让马自己走好啦，反正我也不再骑了。”

听到他说“如果你不敢了”，我的脸红到耳根，叫起来：

“谁说我不敢了？把我放到马鞍上，你就会看到，我不敢吗！”

“嗨，这就好。”上尉回答，帮助我跨上马鞍。德拉干牵着马缰绳，我骄傲地从高处环顾四周，一次又一次地喊叫着：

“驾，马儿，驾！”

九 好样的，皮尔格

路程在交谈中过去一大半，我们愈往上走，大自然的景色就愈加美丽。我们正走在一片空地上，斯洛沃斯卡·奥拉霍维查的鲁季查城堡的废墟依稀可见。在绿荫浓密处耸立着古老的城墙，成为过去时代的见证。我们观看着它们，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再也没有想交谈的意愿。太阳更加猛烈地烧烤着我们，各种植物强烈的香气使我们陶醉，我们往上走，好像刚从蒸气浴里出来一样。说实在的，我现在觉得更好，因为我骑在马上，可是其他人都很疲劳了。

“还很远吗？”终于，上尉问德拉干。

“不太远了，上尉同志，大约半小时，或者三刻钟。”德拉干细心地观察周围，回答说，好像现在他还不能确定，我们究竟是在什么位置。

我们终于走向没有树木的斜坡，穿过它，直奔一条通信员用脚踩出来的小道。德拉干松了一口气说：

“我们现在走近了。捷利科，你现在得下马了，因为骑着马可不能继续走了。”

上尉帮助我下马，然后他问德拉干：

“我们怎么处置马呢，德拉干？”

“放它到树林里去，它自己去吃草。”

“不能被人偷走吧？”

“不会。我们把它拴在卫兵附近，没有人能不被注意就通过这个地方的，卫兵已经知道我们到这里了。”

德拉干牵着马，向小道右侧走过去不远，拴住它，返回来说：

“我们向前走，上尉同志。”

“很好，你是向导，一名优秀的向导……”上尉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一刻我也想要他夸奖我一下，就说：

“你现在看到了吧，我不敢骑马吗？”

“我知道，你不怕它。我听说了，你是真正的好孩子。”上尉抚摸着我的头。

“你知道吗……”我还想对他说什么，就在这时，我们前面响起：

“站住！”此时我们看见了医院的卫兵。

“我们站住了！”德拉干说。

“你们是谁？”

“后勤处的通信员德拉干和同志们。”

“通信员向前，其他的人站住。”

德拉干向着卫兵走了几步，在指着他的步枪前面站住。卫兵问：

“口令！”

德拉干在他耳边说了什么，我没能听见，卫兵回答他。然后德拉干说：

“喊值班员来！”

那时皮尔格跑向德拉干，看着卫兵，我喊它：

“皮尔格，回来！”

卫兵此刻吃惊地盯住皮尔格，然后看看我，抽了一下鼻子，说道：

“如果这是，他就是捷利科了。”

德拉干回答：

“正是……”

“你们到哪儿去？”

“我们来慰问伤员。”我很感兴趣地看着卫兵，插嘴说。他还想说什么，可是德拉干尖声地制止他：

“执勤的时候不许交谈。喊值班员来！”

值班的游击队员把我们领进医院的院子里，同时咔嚓作响的大车也赶进来了，停在库房前面，我们是同时到达的。

值班员去喊医院女政委涅文卡同志的时候，我好奇地观看四周，这是下午，四周被奇怪的寂静笼罩着。

这些棚子安放在大自然的山谷里，是个真正的小村庄。几座长长的木头房子安置伤员，办公室的棚子里也有女政委的房间，大的棚子是厨房，管理员用的，在长长的野战医院房子里，一侧是手术室和包扎所，另一侧是医生和他们助手的房间。再往下，几乎靠近那条夏天总是水满满的小河，是医院工作人员的棚子，这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和谐。但是最奇特的是隐蔽角落里帕布克山脉年久的大树，它们绿色的枝叶在医院上头编织成穹窿，为此，甚至来自飞机上最敏锐的目光也不可能察觉到，这里生活着游击队员。树木真大，而且还显得更大，因为它们生长在斜坡上的各个地方，棚子就在树木下面。我几乎害怕地看着使人头晕的顶端，它在绿色的穹窿上结束。

过了一会儿，政委涅文卡来到我们面前，我怀着极大兴趣看着她。我知道军团本部称赞她，在春天的战斗中，她解救了四十名伤员，使他们免于牺牲。她是严肃的中年妇女，有着一头黑色，但略微变灰地头发，和善，但有点忧郁的脸庞，这忧郁隐藏在他黑眼睛的深处，不久前，她在医院的墓地埋葬了自己的独生儿子。

她首先把手伸向上尉，然后伸给我；而对德拉干，她只是像老熟人一样笑了笑。

“你们来慰问伤员吗？”她用有点深沉的声音问道，当她看见曾经在后面，现在来到她面前的皮尔格，拍着手，笑起来：

“这就是有名的皮尔格？而你是捷利科，是吧。”她问我，带点惊奇地看看我，又看看皮尔格，这家伙围着我们的脚转呢。

“嗨，我的伤员们会多么高兴！他们已经谈论过这位有名气的小豹子了。它来了可太美啦。”她说，拉起我的手，对我说：

“我们到他们那里去，立刻就去，为的是让他们尽早高兴。”

我们走进第一座棚子，涅文卡大声说：

“瞧，同志们，有客人来拜访你们了。说真的，他们是些奇特的客人，因此你们会为他们的到来而更加高兴。”

伤员们午餐后正在休息，立刻活跃起来。那些身体不能动弹，只是头能动的，就抬起头来，那些能动的，在被子里抽出身子，坐起来。我这时用目光环顾整个棚子，这是个长长的房间，屋里木床的腿是被钉进泥土地面里的，有些是双层床。中间放着一个大桌子，上面堆放着书籍、杂志和部队通讯，都是部队的同志殷勤地给他们送过来的。三个小窗户面向医院的院子。我要继续往下看，可是没有时间了。最初的惊喜过后，伤员们开始呼叫起来，我听到快活的声音：

“上尉同志，上尉同志，您是从哪儿到这里来的？”

上尉辨认出自己的战士，一个挨着一个地走过去，真情地同他们拥抱。

同志们好奇地看着他们。此刻我同涅文卡站在门口。使我惊奇的是，为什么同我们一起从后勤处来到医院的通信员和卫兵，没有过来。我问涅文卡，他们在那儿。她说：

“他们晚一点来看望伤员，现在他们去医院的墓地，整理一下。什么都得干，我们这里人手不够。”

我也要立刻到他们那里去，可是我知道，皮尔格在我身后，如果我要让伤员们看看它，我就得同它留在这儿。

突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我和皮尔格。

快乐的喧哗开始了。那时我看到一位坐在床上的伤员，眼睛和头部都缠着绷带，他大声喊着：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他的喊声，涅文卡同志走到床前，说：

“客人来拜访我们。”

“谁来了？”

“一位上尉和他的战士们。”

“我怎么听到孩子的语声呢？”

“他是捷利科，这孩子带着小豹子。”

伤员活动起来，把头转向他听到我声音的方向，喊着：

“捷利科！”

我胆怯地走过去，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到！”我小声地说。

伤员把手伸给我说：

“走近点，我要看看你。”

“你的眼睛缠着绷带，怎么能看见我呢？”我惊诧。

伤员忧郁地笑着：

“我用手来看见你……”

我走过去，他用双手抚摸着我的脸和头发，然后柔和地说着：

“你还很小……”

我的反应也有点奇怪，我从他的手掌里退出来，问他：

“你也要看看我的小豹子吗？”

“是的，我要。”他高兴了。“它在哪儿？”

我重新打量着房间。所有的人都想要抚摸这个小动物，而我的小豹子，好像知道这回事，从一张床走到另一张床，在每张床前停一下，嗅嗅四周，用嘴巴触摸伤员的脸，把脑袋伸进他的怀里，好像感觉到，它应该带给伤员同志们尽可能大的快乐。我召唤它：

“皮尔格，皮尔格！过来！”

所有的人都喊起来：

“让它再待一会儿！”

“我还没摸到它呢……”

“我也……我也……”从各个方面能听到。

“它会再到你那儿去。”我热情地说，领着皮尔格到眼睛被绷带缠着的伤员面前。他的手生硬地在空中移动，终于抚摸着小豹子的脑袋。

“它也像你一样小。”他说着，抬起头，好像听着什么。“它的角刚长出来，皮毛是多么柔软哪……”然后他把头又转向我，问：

“你在哪儿找到这头小豹子的？给我们讲讲……”

房间里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等着，从各个方向向着我：

“是的……给我们讲讲，捷利科，讲……”

我看着他们。外面，夏天的骄阳照耀，万物散发着各种气味，小鸟好听得呢喃，这时候躺在这里是多么难受！嗨，我深深地，深深地同情他们！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不需要我的同情。从他们因为疼痛而消瘦的脸上，我看不到对于未来的不满和胆怯，相反，我觉得他们是开朗和快活的。

在那位盲人伤员对面的床上，坐着一位高大瘦骨嶙峋的游击队员。它的右手缠着绷带，用三角巾吊在脖子上。我看他的时候，担心他会因为消瘦而散了架。它的左边坐着一位青年，可以看出，他不久就能出院。它的旁边，坐着一位大腿打着石膏，每动弹一下，都会撅嘴的伤员，但是在动弹之后，疼痛一停止，他又笑起来。

上尉一个接一个地问候，分给他们香烟，他不注意，他们是否是他的部队的战士，他们都是游击队员！我正想着这些，他的声音唤醒了我：

“喏，捷利科，你想什么？你给同志们讲呀！”

“我讲，上尉同志，我请求你，给同志们分发这些苹果。”我说着，从肩上拿下装着苹果的背包，我几乎把它们忘了。

“我高兴分发它们。”上尉笑了。“我还要说，你一天接一天地积攒它们，自己从来不舍得吃……”

“你怎么知道的？”我吃了一惊。

“好事传千里。”上尉回答，从我手里拿过背包。

“那么，现在我开始讲了……”

坐在失明的游击队员床上，谁知道我这是第几次讲那次轰炸和寻求我保护的小孢子的故事了。

我讲完了，所有的人都要抚摸我的小战争孤儿。皮尔格跑向一个又一个伤员，嚼着他们给它的面包皮，但它最满足的是得到糖块。它停在屋子中间，低着头，文雅地嚼着。然后他走近我，靠在我的双膝上，安静地眨着眼睛。

我对他们讲了一切，只不过我没有提及，我的皮尔格曾当了小偷，我早就原谅它了，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讲这件事！？

可是上尉不这样认为，我对他也没有谈过这件事，但是的确有人给他讲过，因此他用胳膊肘捅着我说：

“你为什么没有讲那个？”

“哪个？”我问，脸红到耳根了。

“你现在好像不知道了？就是关于洋葱、白菜、胡萝卜和其他等等，以及为了这个，它怎么离开你的。”他毫不体谅地说，还用调皮的目​​光看着我。也可能我自己觉得是那样。

我低头不语，伤员们围着我喧哗起来：

“你还隐瞒什么？讲吧，讲出一切。”我听到他们都这样说。

“喏，那就讲吧……”我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头上和眼睛都缠着绷带的伤员也请求我，我不知道他如何摸索着拉起我的手，热情地握住。我咽着口水，决定了：

“喏，好吧，我也给你们讲讲这回事。”我从洋葱头丢失的那个倒霉一天开始，讲到小孢子又回到我身边那个快乐的晚上结束。

所有的人都注意听着，快活地笑声一次又一次地使我停下来，他们几乎没有从我脸上挪开过目光。

皮尔格就在屋子里溜达，到处停停，嗅嗅四周，我完全没有注意它。

“你的皮尔格现在重新偷什么了，你会怎么想？”有谁在说。

“不，它绝不再做那样的事情！”我信赖地回答，我甚至要用我的脑袋来打赌。

可是发生了可怕的事。那时上尉起身要拿他打开后，放在椅子上的香烟盒，把剩下的香

烟分发给伤员，但是盒子里面空了。他慢慢地抬起头，观察所有在场的人，惊奇地问：

“谁把香烟分了？”

大家目瞪口呆，有人大声说：

“我们都没有挪动呵……”

我偶然间用目光搜寻皮尔格，我的血冲到头顶。同时其他的人也看着它。屋子在笑声中颤动起来。皮尔格站在门口，用柔和的目光看着我，从它的小嘴巴里，露出一截烟头。它低下头，眨着眼睛，白色的烟头颤动着。它像人一样漫不经心地吸着烟。如果不是我感到害羞，我自己也被这撩人的景观逗笑了。是的，卫兵们不顾我的反对，曾经教给它吸烟，现在这个小混蛋把我的面子丢光了。

“现在你还说什么，捷利科？”上尉把目光瞥向皮尔格，问我。

“它得给我付出代价。”我发怒了，就是因为上尉，我跑向小豹子。它跳开，从它的眼睛里我读出请求：“别再把赶走”，我停下来。那时伤员们参与了，有人喊：

“你是好样的，皮尔格！你做得很好，你让我们几乎都笑出眼泪了。”他开始擦去笑出来的泪水。其他人也说：

“嗨，捷利科，你的小豹子比金子还宝贵！它不愿意偷，它是让我们高兴，它做得很成功。我的身体由于笑而颤动，会痊愈得更快了。”

所有的人都很快乐和天真，笑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甚至受伤最严重的人也笑了。我怎么还能生我的皮尔格的气呢？低着头，带着某种期待，它盯住我的眼睛。看见我笑了，它走过来，用嘴巴触动我的手。

“嗨，同志们，很遗憾，我们现在得离开你们了，还要到其他棚子去看望同志们。”上尉突然说。

“其他同志也想看看皮尔格。”我补充。

“还有你。”一些人笑着。

“看见两位这样勇敢地小战友真是太美了！”胳膊缠着绷带的伤员说。

我们深情地告别，走了出去。在我们身后是快乐的笑声和伤员们的谈话声，他们现在转述着我们拜访的每个细节。

我们从最后一间棚子里走出来的时候，那间棚子里都是女同志，下午已经快结束了。黑暗开始笼罩医院上空，因为医院坐落在山谷里。

同医院政委涅文卡同志告别的时候，我们后勤处的同志也加入进来，他们也充满了欢乐。他们清扫了医院墓地，还同一些伤员交谈。陡峭的小路把我们引上位于医院上方的高处，太阳还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我们急急忙忙地赶在午夜之前，返回了基地。

十 分手

我们棚子前异乎寻常的喧哗把我唤醒。皮尔格不安地转来转去，早晨它从来没有在我之前走出过。我在床上挺直了身子，听着。

我听出爸爸的声音，他在严肃地下命令，但是我没有弄明白。马的嘶叫声传来，然后我听见约沃说话，他喊着棕红头发的拉伊克，拉伊克在另一个方向回答他。

突然爸爸走到棚子这边来，我清楚地听见他在说：

“波格丹，集合卫兵，去包装东西，再把它们搬运到地下棚子里去……”

“爸爸说什么？东西送到地下棚子里？发生什么了……”我还没想明白，房门就开了，德拉干在门口喊道：

“捷利科，你还睡，攻击就要来了……”

我在床上跳起来，飞快地穿衣服和裤子。那么，它很快就会开始，现在日子将会如何？

我同德拉干走到外面，棚子周围的面貌完全改变了，身边的一切都像集市那样喧闹。人们从库房里拿出物资，并把它们放在大车上。应该把一切都隐藏起来，如果敌人偶然来到这里，让它们一无所获。拉伊克包装被我们单独隐藏起来保存的食品，卫兵已经在搬运了。

约沃在牙缝里哼着，看见我和皮尔格，皮尔格正试着把嘴巴伸进装白糖的箱子里，他小声说：

“你好，两位！现在有人要唱‘分手的时刻到来了’……”

我不理解他的话。他打算说什么？好像是我们应该进地下掩蔽所，而爸爸和德拉干，还有其他人随军团开拔去某地……我深叹了一口气。我走近约沃，小声问他：

“你怎么想的，如果进攻真开始了，会持续很长时间吗？”同时我也遗憾，我正经地问他，他却嘲笑一切人和事。

但是，可能是他可怜我，因为他用手抚摸着我的手上还散发着揉皮革带来的气味，让我相信地说：

“我想不会的。我们会打掉它们的牙齿，我们将会重新在一起……”

我为难起来，感到心灵上的激动。不值得惊奇！所有的成年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敌人进攻的时候他们在哪里，该干什么。可是我呢？我能做什么？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个多余的负担。我得进入某个地下的棚子，在攻击期间，既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月亮。我感到，我是不被需要的，而米兰和斯捷维查，甚至我的德拉干，在任何时刻都会有重要的任务。

我慢步走到“办公厅”，约萨勤奋地包装档案和文件，把它们装入放在屋子中间的大箱子里。打字机放在那儿，等待着执行最后的任务。整个整理有序的房间，现在堆满了纸张，约萨随时要把它们烧掉。人们在销毁一切不需要的东西。约萨为我的到来而高兴，我似乎觉得他特别希望有人来，好说说憋在心里的话。

“捷利科，你看，我们长时间谈论过进攻，现在终于要开始了。”他说，我觉得他的声音里有高兴的情绪在颤动着。

“你为什么还高兴？”我迷惑不解地问他，看着他微笑的脸庞。

“我高兴吗？”他奇怪了。“可能是吧。但是我没有注意……”

“你为什么没有注意？”我问。“那你为什么微笑？”

“微笑？甚至在笑！”他耸动肩膀。“可能是，我在微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我不应该高兴，但是我感觉到，这是敌人最后挣扎的时刻。我高兴，因为我认为，不久一切都会结束。我要再见到妈妈和妹妹……如果她们还活着……”

他说出最后的那句话是那样忧伤，甚至也触动了我的心。我小声地说：

“我也愿意战争结束，我待在这儿不错，但是我喜欢重新同爸爸妈妈在我们家的房子里生活……我要和孩子们一块玩……”

约萨突然又开朗起来，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然后说：

“喏，捷利科，出去吧！如果你要住到地下棚子里，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再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缓慢地走到外面。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行动，都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没有对要来的日子感到担忧。大家都努力尽可能准时地整理好一切，让一切都在应该在的地方。嗨，所有的人都对胜利充满信心。

我走到放倒的树干那儿，坐在上面。我慢慢地抚摸着我的皮尔格，它惊诧地看着周围的骚动。棚子里面愈来愈空，什么地方都没有人了，我觉得很难过，好像人们在摧毁我自己的家园。不必惊奇！我在此，在这些人身边，在这些棚子里度过了那么多美好而快活的日子！

就在我转动脑筋的时刻，爸爸找到我。他俯下身，温和地问我，目光直射着我的眼睛：

“怎么了，小家伙？你为什么情绪不高？抬起头！不必担心！这一切不久就会过去，很

快……而后，所有的孩子都会生活得很好，你也是，我的儿子……”

“但是，什么时候，爸爸？”我问，继续忧郁地抚摸皮尔格。

“什么时候？”爸爸想了一下，重复我的问题。“战争过去的时候，孩子。那时你会有自己的家，我们在一起，你，妈妈，我……你去上学……那时不再有射击，没有进攻，没有担惊受怕……”

我用心地听着。当然这些应该过去，可能是最后一次噩运……我叹息：

“只是小弟弟不再同我们在一起了……”

现在爸爸也叹息起来，我为让他想起这件事而感到遗憾，想说什么，但爸爸继续说：

“这是真的，捷利科。弟弟不再同我们在一起，但是其他的孩子们会生活得很美好，不再有射击、轰炸、牺牲和担忧……因此在这次攻击中，你要勇敢。”

“爸爸，我不怕攻击，我只是担心妈妈和你，还有大婶……我担心你们所有的人，有德拉干和斯捷维查，因为你们都可能会牺牲……喏，这就是我担心的。”

对此，爸爸没有对我说什么，他知道，我一切都明白，哪里有战斗，那里就会有牺牲……

突然我的目光停在从森林里走出来的两个同志身上，他们拿着木头笼子。我疑惑地看着爸爸。很明显，这个笼子不是为装货物做的，而是为……哎，我甚至不愿意想下去。带着强烈的预感，我紧紧地把手拉过来。

“怎么回事，爸爸？”我啜喘着，几乎说不出话来。

爸爸叹息了一声，手在眼前比划一下，那是他在激动时，经常做的动作。终于他忧伤地说：

“要理解，捷利科，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你已经长大，聪明起来了……你应该明白，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得放弃最心爱的东西……”

“是为皮尔格做的！”我喊叫着。“你要把它从我身边拿走！”我痛哭起来，感到极其痛苦，好像有人撕裂了我的心。

“是的，是给皮尔格。”爸爸细声说。我看见，我的悲伤也使他极其为难。

“但是，为什么？”我绝望地问。

“你应该明白，捷利科。皮尔格不能住到地下棚子里，没有太阳和空气它会死的，它是森林的动物。只有人能在地下棚子里生存，人有理智……”

“让它和我到部队去……我守护它……”我带着一丝希望，请求说。

“它不能留在部队，因为部队夜里要行军，穿过铁路线，要进攻和防卫……此外，还有坦克和飞机……就是你也不能同部队一起走。你早就明白这些了。皮尔格留在那儿，会死掉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不让它离开，我不！”我哀叫着，似乎被悲伤击溃了。

“喏，捷利科，安静……皮尔格在另外的地方会过得更好。”爸爸抚摸着，继续说。

“我们把它放到笼子里，德拉干去巴尼亚 25) 的克罗地亚最高参谋本部送邮件，把它也带到那里去……”

“那里没有攻击吗？”我安静了一点，问道。

“现在似乎还没有……”

“可是德拉干能带着笼子吗？他会不会把皮尔格扔在什么地方……”我悲叹着。

“你想德拉干会这样做吗？”爸爸吃惊了。“至少你了解他，他总能完成任务。”

这是真的。可我的悲伤太重了，甚至使我怀疑起最要好的朋友。

“此外，德拉干不是一个人行动。我们从斯洛沃尼亚运几大车粮食到利卡 26) 和巴尼亚去，会把皮尔格放在车上运走。这是它唯一的得救机会。”爸爸说着，为了让我笑，又接着说：

“它有一个押运队呢。”

我沉默了。说真的，对于皮尔格来说，这是唯一的解救。这次爸爸还是对的……我从树干上起来，和皮尔格到森林里去。爸爸允许我去，他理解，我要单独同我的小兔子告别。

我们沿着熟悉的小道走着，我有好多次带着极大地快乐，同我的皮尔格同志在这条小道上跑呀，跳呀，它给了我那么多的幸福和快乐！……现在它陪伴着我，在小道上跑在我的前面，抬起头，好像要不惜任何代价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脸上能看见沉重的苦痛。这多可怜甚至没有猜测到，我们即将分别。

呵，多么不可思议的痛苦窒息着我！我要哭，要嚎叫，但是我沉默着。我知道，敌人的攻击会造成许多人更大的牺牲，会有多少人失去父母和兄弟姐妹！不，悲伤不能战胜我。这就是战争，像德拉干说的。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约沃会说，有人要唱“分别的时刻到来了”，他在暗示我和皮尔格，他还说过，战争使爱我们的人同我们分离。

我坐下来，我亲爱的小兔子也最后一次坐在我身旁，他愈来愈像一只大兔子了。它揉搓着我，用角刺我的脸，我柔和地防护着，然后我抱着它的头，轻轻地说：

“喏，亲爱的，你第二次成为战争孤儿了。”泪水在我的脸上流淌。

小兔子看着我，好像它明白。它用微热的舌头舔着我的面颊，似乎在说：

“擦掉眼泪，捷利科。就得这样，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重新见面……”

我深深地叹息，返回后勤处院子里，皮尔格还在我身后跳着。

打开的笼子放在“办公厅”前面，爸爸站在旁边，我们走到近前的时候，他在观察我，似乎觉得我很平静，它的脸色明朗起来……

人们把我的皮尔格关进笼子里的时候，我沉默无言，心情沉重地站在那儿。它在人们留给它的狭窄空间里，惊诧地转着身子，用目光盯住我，好像在要求我做出解释。我移开目光，难以言说什么。

大家就要把笼子抬上大车，那时我想起什么，跑进“办公厅”，很快带回来一张大纸，上面用大的字母写着：

别忘了喂我！

这是我此时此刻能为我不能忘怀的小兔子所作的唯一一件事了。

我长时间站在那儿，看着离去的大车，直到它消失在大道的拐弯处，我才悲伤地回到后勤处。

在远处的山后，轰隆隆的炮声响起来。敌人的攻击开始了……

25) 巴尼亚 (Banija, Banovina) 是克罗地亚中心地区，邻近波斯尼亚边境。

26) 利卡 (Lika) 是克罗地亚西南部山脉纵横的地区。

作者简介 (pri la aŭtorino)

安杰尔卡·马尔蒂奇 (Anđelka Martić, 1924-) 是克罗地亚儿童文学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她参加了南斯拉夫游击队，投身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中，同时开始文学活动。战后她成为记者和儿童杂志《快乐》(Radost) 的编辑，在萨格勒布“我们的儿童”(Naša djeca) 出版社工作。她作品的题材是战争、童年和大自然。出版于 1953 年的《小兔子皮尔格》，(Pirgo) 是她最为人熟悉的小说，书中用对比手法描写了残酷的战争和主人公间激动人心的关系。她是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克罗地亚作家，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主要作品有：

山间的湖 (Jezero u planini), 1956
沃钦公路上的狼 (Vuk na voćinskoj cesti), 1956
白人 (Bjelko), 1956
孩子和森林 (Dječak i šuma), 1960
春天、妈妈和我 (Proljeće, mama i ja), 1971
爱说的祖父和魔泉 (Djedica pričalo i čarobni vrutak), 1977
林间房子里的俘虏 (Zarobljenik šumske kuće), 1989, 等。
小说《小孢子皮尔格》1973 年曾获波兰儿童文学“笑声奖章”奖。

2011-07-16 译文初稿毕